

南朝僑姓士族的沒落 ——以侯景之亂為中心之考察

呂春盛^{*}

摘要

西晉永嘉之亂（311），中原士族南渡江左，建立東晉政權（318），歷南朝宋、齊、梁，僑姓士族把持政權二百多年，到梁末侯景之亂（548），僑姓士族遭受嚴厲的打擊而衰落了，繼起的陳政權以吳人寒門武將為核心，誠為一大變局。歷來討論僑姓士族的衰落，多著墨於當時士族內在積弱不振的因素，或籠統敘述在整個大動亂之後僑姓士族的衰落，對於僑姓士族遭受到打擊的細節，卻鮮少有具體詳實的考察，本文即希望能對此做一補白。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從壽陽舉兵，直攻入京城建康，圍困臺城，城陷之後梁武帝被餓死，繼位的簡文帝成為侯景的傀儡。後來侯景篡位稱帝（551），但不久就被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的聯盟軍討平（552）。狹義的侯景之亂到此結束，歷時約三年半。不過，江南的動亂並未就此平息，蕭氏宗室還繼續進行帝位爭奪戰。嗣後再經湘東王蕭繹在江陵即位、西魏攻佔益州、西魏攻滅江陵的江陵之變（554）、陳霸先突襲王僧辯，直到陳霸先篡梁建陳（557），江南的動亂才逐漸平息下來。廣義的侯景之亂，可包括至此，前後近十年。

雖然史籍殘闕，本文仍盡力蒐集零碎史料，參考學界最新研究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成果，試圖從考察侯景之亂中士族遭受到的殘害，重建南朝僑姓士族沒落的這段關鍵性歷史細節。要而言之，從侯景起兵到攻陷臺城，當時聚居京師建康的僑姓士族「覆滅略盡」，其中少部分是戰歿，大部分則是死於疾疫與饑饉。倖存的士族除「附逆」侯景者外，僑姓士族多西逃投靠鎮守荊州的湘東王蕭繹，吳姓士族則東逃三吳鄉里觀望。侯景被平之後，很多倖存的僑吳士族被徵往江陵。不料，隨後的江陵之變，聚居江陵的士族幾乎又被俘虜到關中，其中大多是僑姓士族。另外，在整個大動亂之中，江北、漢東、巴蜀等廣大地域淪沒東魏北齊與西魏北周，其中許多士族也隨之淪沒異國。最後，多次劫後餘生的士族出仕於陳朝。陳政權以吳人寒門武將為核心，再拉攏僑吳士族，不過僑姓士族已衰落，其勢力已大不如前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關鍵詞：僑姓士族、南朝、侯景之亂、江陵之變、吳姓士族

一、前言

《新唐書·柳沖傳》載有柳芳（生卒年不詳）論魏晉南北朝的門第云：「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¹僑姓即永嘉之亂後南遷的士族，吳姓是舊吳境內的南方士族。近代學者周一良指出，南朝之宋、齊、梁皆為北方之僑人政權，排南人於政治勢力之外，至陳朝則吳人勢力取僑人而代之。²陳寅恪認為，梁末侯景之亂（548）造成南朝民族及社會階級之大變動，土著豪酋乘此役興起，陳朝便是依恃這些土著豪酋所建立起來的。³呂春盛考察陳政權的創建過程以及陳初的權力結構，確認陳朝是吳人政權，認同周一良所說陳朝吳人勢力取僑人而代之。⁴不論如何，從東晉以降把持政權二百多年的僑姓士族，到梁末侯景之亂後衰落了。換而言之，僑姓士族的沒落不必等到隋朝滅陳，而是在更早之前的侯景之亂。

南朝梁末的侯景之亂掀起江南十年的大動亂，直到陳政權建立（557）之後才逐漸平息。⁵這場大動亂對南北朝後期的歷史發

¹ 宋·歐陽修撰，《新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199，〈柳沖傳〉，頁5677-5678。

² 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昆明，1938.1），頁449-504，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30-93。

³ 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李莊，1943），頁1-25，後收入氏著，《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531-566；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第十二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頁202-214。

⁴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第三章〈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頁73-117。

⁵ 關於侯景之亂的始末，基本史料除《梁書·侯景傳》與《南史·侯景傳》之外，《資治通鑑》也有編年式的匯整。近代學者較早年的論述有竹田龍兒，〈侯景の亂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29：3（東京，1956.12），頁34-59；而全面的論述，以吉川忠夫，《侯景の乱始末記：南朝貴族社会の命運》（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較為有名；王仲華也分析了當時政治局勢的演變，值得參考，參見王仲華，〈侯景亂梁前後的南朝政治局勢〉，《文史哲》，1955：11（濟南，1955.11），頁50-63；川勝義雄則由梁代貨幣政策的失敗，說明侯景之亂的背景。

展，有深遠的影響。⁶其中之一即僑姓士族的沒落。親身遭逢這場大動亂的顏之推（531-591?），在〈觀我生賦〉的自注中記載：「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⁷即居住京城的僑姓士族，在侯景（503-552）攻破建康之後「覆滅略盡」。蘇紹興因而特別著墨於侯景亂梁與南朝士族衰落的關係；⁸另外也有學者則肯定侯景以解放奴婢壯大隊伍，對腐朽的士族地主給予致命的打擊。⁹不過，學界論侯景之亂對南朝士族的打擊，多籠統敘述在整個大動亂之後士族的衰落，對於士族遭受到打擊的細

參見川勝義雄，〈侯景の亂と南朝の貨幣經濟〉，《東方學報》，32（京都，1962.3），頁69-118，後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第三部第三章〈貨幣經濟の進展と侯景の亂〉，頁349-405。

⁶ 關於侯景之亂對南朝後期歷史發展的影響，以高敏的歸納較為全面，包括：（1）促進了南朝兵戶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興起；（2）推動了南朝奴隸解放運動和南朝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動；（3）造成了南朝後期統治集團民族成分與士庶階層數量比重的變動；（4）促進了南北朝北強南弱格局的進一步形成。參見高敏，〈論侯景之亂對南朝後期社會歷史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6：3（北京，1996.8），頁89-98，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99-321。鄧奕琦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參見鄧奕琦，〈試論侯景之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6（北京，1989.12），頁92-101。至於侯景之亂對北朝後期歷史發展的影響，呂春盛指出西魏藉此動亂略取巴蜀之地而壯大，影響到後來北周能由弱轉強吞滅北齊；李萬生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參見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7），第二章第一節〈侯景之亂對南北朝形勢的影響〉，頁52-68；李萬生，《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五章〈侯景之亂與周定三分〉，頁157-251。

⁷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45，〈顏之推傳〉，頁621。

⁸ 蘇紹興，〈侯景亂梁與南朝士族衰落的關係〉，《大陸雜誌》，55：2（臺北，1977.8），頁34-41。後收入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33-48。

⁹ 夏建新、夏露，〈論侯景之亂〉，《河北學刊》，1988：3（石家莊，1988.6），頁69-74；鄭顯文，〈侯景之亂新探〉，《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93：1（四平，1993.4），頁55-58；蒙永樂，〈試論侯景之亂〉，《文山師專學報》，1999：1（文山，1999.3），頁23-29；李天石，〈試論侯景反梁隊伍的擴大與梁朝奴婢〉，收於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58-67；李天石、周映芝，〈略論侯景之亂中梁人的向背及奴婢的作用〉，《江海學刊》，1999：2（南京，1999.4），頁118-122；許輝，〈「侯景之亂」論析〉，《南京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9：2（南京，1999.5），頁1-9。

節，卻鮮少有具體詳實的考察。¹⁰

前述顏之推所謂僑姓士族「覆滅略盡」，只是指在首都建康者而言。當侯景攻進建康之時，有十萬士民避入臺城（宮城）之內，臺城被圍困四個多月後淪陷，生還者（包括士人）只剩二、三千人，這大概就是顏之推所謂的「覆滅略盡」。不過，此時僑姓士族並未完全覆滅，當時建康周圍仍然有部分士族沒有避入臺城，或臺城淪陷後出逃的士族，四散各地。一般認為，當時的吳姓士族多東逃三吳鄉里，僑姓士族則多西逃荊州江陵，投靠湘東王蕭繹（508-555）。¹¹不過，對於士族四散的詳情，尚缺乏具體詳實的史例統計分析，有待進一步的考察。後來西魏攻陷江陵，俘江陵十餘萬士民入關中，僑姓士族再度受到了重擊。然而，陳朝建立之後也還是有僑姓士族身居高位。¹²因此僑姓士族的衰落問題，還有許多待釐清的細節。

梁武帝（464-549，502-549在位）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從壽陽舉兵，直攻入京城建康，圍困臺城，城陷之後梁武帝被餓死，繼位的簡文帝蕭綱（503-551，549-551在位）成為侯景的傀儡。後來侯景篡位稱帝（551），但不久就被梁湘東王蕭繹的聯盟軍討平（552年三月）。狹義的侯景之亂到此結束，歷時約三年半。不過，江南的動亂並未就此平息，蕭氏宗室還繼續進行帝位爭奪戰。嗣後再經湘東王蕭繹在江陵即位（史稱梁元帝（552-555在位））、西魏攻佔益州、西魏攻滅江陵（史稱江陵之變）、陳霸先（503-559，557-559在位）突襲王僧辯（?-555）、陳霸先擊退北齊等事件，直到陳霸先篡梁建陳（557），江南的動亂才逐漸平息下來。廣義的侯景之

¹⁰ 楊俊峰有比較詳細的考察侯景之亂對僑居建康士族的衝擊，以及三吳士族的回應，頗可參考。不過也是整體而論，未做個別具體的人物分析。參見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5-75。

¹¹ 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頁14、55；胡寶國，〈「西人」與「東人」——讀南史劄記〉，《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33（上海，2016.7），頁16-23。

¹²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第三章〈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頁107-112。

亂，可包括至此，前後近十年。如果再加上陳初對各地割據勢力的剷除，到陳文帝（522-566，559-566 在位）時代才完成，則江南的動亂前後超過十餘年。

從以上簡略過程可知，要具體詳實的瞭解南朝僑姓士族的衰落，應該細察以下重要的問題。從侯景起兵到攻陷臺城，有哪些士族被殘害？他們有什麼特色？倖存下來士族的去處與緣由為何？侯景被平之後士族的動向又為何？支持梁元帝江陵政權的士族有何特色？江陵淪陷之後，被俘入關中的士族又有何特色？後來又有哪些僑姓士族出仕於陳朝？本文以侯景之亂為中心，考察當時全體士族遭受到打擊的情形，然後再檢視其中僑姓士族受到打擊的程度，由此才能澈底瞭解東晉以降掌握大權的僑姓士族，最後是如何退出歷史舞臺的。

關於士族的定義，學界眾說紛紜，¹³而對於南朝平民以上的社會階層，學界亦有各種區分法，如二分為士、庶，或高門、寒人；¹⁴三分為高門、寒門（亦稱寒士）、寒人，¹⁵或士族、小姓、寒素；¹⁶四分為甲族、次門、後門、役門；¹⁷限於篇幅，不擬詳

¹³ 蘇紹興，〈敘論—中古士族概說〉，收入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頁1-15。

¹⁴ 南朝梁·沈約，《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42，〈王弘傳〉載：「士庶之際，實自天隔」（頁1318），即為一種二分法。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一文，大致把高門以下皆稱之為寒人，亦為一種二分法。該文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頁93-131。

¹⁵ 宮崎市定在高門以下又區分寒門（亦稱寒士）與寒人，即總共區分為高門、寒門（寒士）與寒人三階層，其所謂的寒門或寒士，大致是士族中較低位者，而寒人則是一般的庶民。參見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舉前史》（京都：同朋舍，1956），頁253-261。

¹⁶ 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上冊，第一章第二節〈士族、小姓、寒素標準之畫分〉，頁3-9。

¹⁷ 越智重明把南朝的社會階層，依當時常用語分成甲族（鄉品1-2品）、次門（鄉品3-5品）、後門（鄉品6-9品）、役門（或稱三五門）共四個階層，即所謂的「族門制」。越智氏關於「族門制」的論述，最早見於〈魏晉南朝的最下級官僚層について〉一文，《史學雜誌》，74：7（東京，1965.7），頁1-37。後來相關論述再整理，見於氏著《魏晉南朝的貴族制》（東京：研文出版，1982），第5章〈制度的身分制＝族門制をめぐって〉，頁233-273。越智氏早期把後門視為最下級士人，後來則把後門視為上層庶人。

述。¹⁸本文所論的士族，並不限定於最高級的門閥，而大致是包括二分法的士或高門；三分法的高門、寒門（寒士），或士族、小姓；四分法的甲族、次門。不過由於受到史料鮮少的制約，當時有些人物的確定階層難以詳考，因此本文採較寬鬆的標準，除可由籍貫明顯辨識者之外，凡一般官員也都包含在考察之列。

二、侯景之亂中罹難的士族

侯景之亂中士族傷亡最慘重的應該是在臺城被圍困期間。茲大致依時序將侯景被平定之前史籍所見罹難的士族，列表如「表1」。由於梁的宗室蕭氏在這場大動亂中幾乎傷亡殆盡，¹⁹為節省篇幅不列入表中。

由於史料的特性，載入史籍者基本上都是比較上層的人物，因此「表1」所搜只是實際情形的一小部分。儘管如此，也可對這些材料加以分析。

首先，表中人物罹難的情形，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抵抗侯景而被殺者；（二）死於臺城之內者；（三）逃散或避難中死亡者；（四）其他原因在亂中被殺者。

¹⁸ 關於學界對南朝平民以上社會階層的各種區分法的討論，參見呂春盛，〈「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與南朝政治的特質——以中書舍人為中心之考察〉，《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4（臺北，2010.12），頁1-36。

¹⁹ 蘭陵蕭氏宗室在這場大動亂中，包括被侯景殘害以及內爭之中的相殘，幾乎可說傷亡殆盡，到隋唐時期尚活躍者，主要是昭明太子子孫由後梁一系延續下來的。參見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第十一篇〈隋唐政權中的蘭陵蕭氏〉，頁405-424。

表 1 侯景之亂中罹難的士族表

官職	籍貫	姓名	境遇	出處（書卷頁）
南浦侯中軍司馬		楊暉	守東府城，城陷被侯景所殺。	梁 3.94
南津校尉	濟陽考城	江子一	戰敗，被侯景所殺。	梁 43.609
尚書右丞	濟陽考城	江子四	戰敗，被侯景所殺。	同上
東宮直殿主帥	濟陽考城	江子五	戰敗，被侯景所殺。	同上
雲騎將軍	義興國山	陳昕	戰敗，被侯景所殺。	梁 32.465
廣陵令		霍俊	戰敗，被蕭正德所殺。	通鑑 161.4994
尚書令兼侍中	陳郡陽夏	謝舉	避入臺城，死於圍內。	梁 3.530
都官尚書	泰山梁甫	羊侃	督軍守臺城，疾卒。	梁 39.561
太子中庶子	琅琊臨沂	王儉	亂中病卒。	梁 21.327
吏部尚書	河南陽翟	褚翔	避入臺城，死於圍內。	梁 41.586
散騎常侍	京兆杜陵	韋粲	戰敗被殺。其子尼、弟助、警、構、從弟昂、親戚死者數百人。	梁 43.607
中領軍	吳郡錢唐	朱异	避入臺城，慚憤發疾卒。	梁 38.539
天門太守	南陽湖陽	樊文皎	戰敗，被侯景所殺。	梁 3.95
太子詹事、侍中	廬江	何敬容	避入臺城，死於圍內。	梁 37.533-534
輕車將軍	京兆杜陵	韋黯	督軍守臺城，卒於城內。	梁 12.226
尚書外兵郎	東海郟縣	鮑正	疾篤，臺城陷後賊曳出焚之。	梁 56.850
中領軍	北地靈州	傅岐	臺城失守後出圍，卒於宅。	梁 42.603
太子詹事	河東解縣	柳津	臺城失守後卒。	南 38.992
度支尚書	吳郡吳縣	陸襄	臺城陷，逃還吳郡，憂憤卒。	梁 27.410
吳郡太守	陳郡陽夏	袁君正	京城陷，逃還吳郡又降侯景，憂憤而卒。	梁 31.456
司徒左長史	琅琊臨沂	王筠	亂中墜井卒，家人十餘人同遇害。	梁 33.486
太常卿	南陽涅陽	劉之遴	避難還鄉，至夏口，被蕭繹毒殺。	通鑑 162.5019
吳興太守	吳郡吳縣	張嶠	戰敗被殺，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	梁 43.610
尚書左丞	吳興武康	沈浚	戰敗，被侯景所殺。	梁 43.611
湘州刺史	范陽方城	張纘	被蕭詧部下所殺。	梁 34.503
建康尹	平昌安丘	伏挺	客遊吳興、吳郡，卒於亂中。	梁 50.723
黟縣令	潁川鄆陵	庾仲容	客遊會稽，遇疾卒。	梁 50.724
宣城王長史	會稽山陰	賀琛	臺城陷，逃歸鄉里又被俘，疾卒。	梁 38.550
豫章內史	彭城安上里	劉潛	亂中病卒。	梁 41.594

中庶子兼通事舍人	彭城安上里	劉孝威	突圍西逃，卒於途中。	梁 41.595
江都縣令	范陽	祖皓	起兵廣陵，兵敗被殺，城中無少長皆斬之。	梁 56.854
司州刺史	太山鉅平	羊鴉仁	降侯景，出奔江陵，途中被盜殺害。	梁 39.563
東宮領直	京兆杜陵	韋臧	守建昌，欲率眾奔江陵，被部下所殺。	梁 43.608
中庶子	南陽新野	庾肩吾	西奔江陵，未幾卒。	梁 49.692
扶風太守	河東解縣	柳敬禮	降侯景，再謀起兵事敗被殺。	梁 43.611
西荊州刺史	京兆杜陵	杜幼安	兵敗降侯景，被侯景所殺。	梁 46.643
司徒從事中郎	濟陽考城	江從簡	被侯景部下任約所殺，其子江兼亦見害。	梁 36.526
山陰縣令	會稽山陰	孔奩	亂中卒於家。	梁 48.677
丹陽尹丞	彭城武原	到蓋	西逃赴江陵卒。	梁 40.570

說明：1. 本表參考前引蘇紹興《兩晉南朝的士族》書中表格「士族抗景被殺者」及「士族歿於侯景之亂時者」（頁43-45），再加以勘誤增補而成。但蘇文之表未依時序排列，本表儘可能考訂時序，依先後排列。

2. 本文各表的「出處欄」所引各書，《梁書》簡稱梁、《陳書》簡稱陳、《周書》簡稱周、《北齊書》簡稱北齊、《北史》簡稱北、《南史》簡稱南、《資治通鑑》簡稱通鑑，其後數字為卷、頁，皆以北京中華書局的點校本為主。

資料來源：蘇紹興，〈侯景亂梁與南朝士族衰落的關係〉，《大陸雜誌》，55：2（臺北，1977.8），頁34-41。後收入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33-48；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唐·令狐德棻等，《周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李百藥，《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李延壽，《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李延壽，《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第一類抵抗侯景而被殺者，包括南浦侯中軍司馬楊暉（生卒年不詳）、南津校尉江子一（489-548）、尚書右丞江子四（?-548）、東宮直殿主帥江子五（?-548）兄弟、雲騎將軍陳昕（?-548）、廣陵令霍俊（生卒年不詳）、散騎常侍韋粲（496-549）及其家族數百人、天門太守樊文皎（生卒年不詳）、吳興太守張嶷（488-549）及其子弟十餘人、尚書左丞沈浚（490-549）、江都縣令祖皓（?-550）、西荊州刺史杜幼安（?-548）等等。其中以京兆韋粲家族最為慘烈。韋粲祖父韋叡（442-520）是為梁武帝建國的晚渡北人元勳武將，²⁰韋粲及其

²⁰ 參見呂春盛，〈梁武帝的功臣集團與梁初的權力結構〉，《臺灣師大歷史學

子尼（生卒年不詳）、弟助（生卒年不詳）、警（生卒年不詳）、構（生卒年不詳）、從弟昂（生卒年不詳）都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韋粲叔父韋黯（生卒年不詳）督軍守臺城，卒於城內。韋粲長子韋臧（?-550）欲率眾奔江陵，被部下所殺；另一同屬晚渡北人元勳武將的京兆柳慶遠（458-514）家族，也是抗侯景的主力。柳慶遠孫柳仲禮（生卒年不詳）是各路勤王軍的主帥，曾率軍與侯景交戰，一戰受傷敗陣後就不敢再戰，臺城淪陷後竟接受侯景假詔，解散勤王軍，與弟柳敬禮（?-550）降於侯景，入見其父太子詹事柳津（?-549），其父柳津慟哭罵說：「汝非我子，何勞相見！」²¹後來柳敬禮謀起兵叛侯景，事敗被殺，柳仲禮則伺機投奔了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同為功臣子弟的柳氏，其表現遠不如韋氏壯烈；吳興太守張嵎是梁開國元勳張稷（450-512）之子，²²侯景軍侵入吳興時，張嵎抗敵兵敗，與子弟十餘人都被殺；雲騎將軍陳昕是梁開國元勳陳慶之（484-539）之子，²³在采石抗敵失敗被捕，因不肯配合侯景而被殺；濟陽江子一兄弟率百餘人出城迎戰侯景，全部壯烈殉難。基本上此類人物以功臣武將家族為主，顯示為梁建國的武將家族在侯景之亂中遭受重擊。另外，侯景在攻破東府城後，「使其儀同盧暉略（生卒年不詳）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²⁴其中應有許多士人。侯景築土山攻臺城時，「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

報》，46（臺北，2011.12），頁90-91；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12，〈韋叡傳〉，頁220-225。

²¹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三月條〉，頁5012。

²² 張稷是吳郡士族，梁武帝起兵攻入建康時，召大臣定議迎梁武帝入城。參見唐·姚思廉，《梁書》，卷16，〈張稷傳〉，頁271。

²³ 陳慶之是義興寒門士人，幼年即隨從梁武帝建國有功。北魏末年動亂，梁武帝曾派他率軍護送北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戰功彪炳。參見唐·姚思廉，《梁書》，卷32，〈陳慶之傳〉，頁271。

²⁴ 唐·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頁843。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7，〈偽漢·侯景傳〉載：「又攻陷東府城，城內文武百官裸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頁700）。

因殺之以填山」²⁵，其中應該也有不少士人。

第二類死於臺城之內者，如尚書令兼侍中謝舉（?-548）、都官尚書羊侃（496-549）、中領軍朱异（483-549）、侍中兼太子詹事何敬容（?-549）、輕車將軍韋黯、吏部尚書褚翔（505-548）、尚書外兵郎鮑正（生卒年不詳）、太子詹事柳津等等。當時總數有男女十餘萬人避入臺城之內，到了城破，倖存者僅剩二三千人，可見死亡之慘重。²⁶造成臺城之內傷亡慘重的關鍵，不是侯景軍的屠殺，也不是饑饉，而是疾疫。史書並沒有看到侯景軍攻陷臺城後有大屠城的記載，²⁷成書於北齊的《魏書·島夷蕭衍傳》載：「城內大饑，人相食」，²⁸但這可能是到圍城的最後階段才出現的。唐代姚思廉的《梁書·侯景傳》載臺城被圍：「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太半」，²⁹明白記載最初造成死亡大半的是因疾疫。唐代李延壽的《南史·侯景傳》有較詳細的記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蓋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飫（飯）焉。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³⁰《資治通鑑》所載大致與《南史·侯景傳》同，但未載侯景軍在水中投毒

²⁵ 唐·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頁843。

²⁶ 北齊·魏收，《魏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86，〈島夷蕭衍傳〉載臺城之內的慘狀：「自雲龍、神虎門外，橫屍重沓，血汁漂流，無復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煙氣張天，臭聞數十里。初，城中男女十餘萬人，及陷，存者纔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蓋天亡之也」（頁2187）。

²⁷ 侯景軍殺戮士人較多的是攻陷東城門時，以及築土山攻臺城時，待攻陷臺城之後，並未見大屠殺。唐·姚思廉，《梁書》，卷3，〈武帝紀下〉載：「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頁95），未見屠殺；唐·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載臺城陷後：「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頁850），也未見屠殺。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卷17，〈梁上·高祖武皇帝〉亦只載「景攻陷宮城，縱兵大掠」（頁690），亦未見大屠殺。

²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86，〈島夷蕭衍傳〉，頁2185-2187。

²⁹ 唐·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頁845。

³⁰ 唐·李延壽，《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80，〈侯景傳〉，頁2004。

之事，可能是查證之後未採信而刪除，不過後來又載：「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³¹司馬光把因疾疫「身腫氣急」的死者提高到十之八九。總之，造成臺城之內傷亡慘重的最主要關鍵應是疾疫，而缺鹽可能又是疾疫最主要的原因，吃熏鼠與人肉也可能加速疾疫的擴大傳染。上表中守臺城的主將羊侃，就是病死於城內；其他高官包括尚書令兼侍中謝舉、中領軍朱异、侍中兼太子詹事何敬容、輕車將軍韋黯、吏部尚書褚翔也都是病死城內。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³²由於侯景軍隊侵入建康太過突然，引發承平已久的京城士民一陣荒亂，史載：「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³³當時大部分的士人應該都避入臺城了，因此死於臺城之內的士人可能是最多的。

第三類逃散或避難中死亡者，如中領軍傅岐（?-549）是在臺城陷後，帶病出圍，卒於家；度支尚書陸襄（480-549）臺城陷後，逃還家鄉吳郡，侯景來攻，領軍抵抗潰敗，匿於墓下，憂憤卒；吳郡太守袁君正（489-548）京城陷，逃還吳郡，侯景來攻，投降後被掠財物，氣憤而卒；³⁴司徒左長史王筠（481-549）未避入臺城，舊宅被焚後寄住國子祭酒蕭子雲（487-549）家，夜間有盜來攻，驚懼墜井卒，家人十餘人同遇害；建康尹伏挺（484-548）客遊吳興、吳郡，卒於亂中；黟縣令庾仲容（475-548）客遊會稽，遇疾卒；宣城王長史賀琛（481-549）臺城陷，逃歸鄉里會稽，侯景來攻被俘，遇疾卒；豫章內史劉潛（484-550）臺城陷後退回豫章郡，豫章失守後

³¹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三月條〉，頁5008。

³² 唐·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頁850。

³³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1，〈梁紀十七·武帝太清二年十月條〉，頁4986。

³⁴ 陳郡袁氏為柳芳所論僑姓四大門第之一，袁氏以忠貞聞名，此時的代表性人物即袁君正，而袁君正敗降侯景為一缺憾，但這也反映當時士族以保家為重的風氣。參見朱華，〈東晉南朝陳郡高門袁氏研究〉，《襄樊學院學報》，2003：6（襄樊，2003.11），頁83-90；陳勇，〈漢唐之間袁氏的政治沉浮與籍貫更迭——譜牒與中古史研究的一個例證〉，《文史哲》，2007：4（濟南，2007.7），頁63-71。

病死；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劉孝威（496-549）西逃途中病卒；中庶子庾肩吾（487-551）是庾信（513-581）之父，被侯景派往江州招降當陽公蕭大心（523-551），大寶元年（550）7月，蕭大心降，³⁵庾肩吾趁機西逃江陵，未幾卒；山陰縣令孔僉（生卒年不詳）在動亂中卒於家；丹陽尹丞到蓋（生卒年不詳）西逃江陵卒。

第四類其他原因在亂中被殺者，如太常卿劉之遴（478-549）曾任湘東王蕭繹的長史，要避逃江陵，蕭繹嫉其才，叫人在途中毒殺他。³⁶司州刺史羊鴉仁（?-549）先降侯景，後出奔江西，將赴江陵，途中被盜殺害；³⁷湘州刺史張纘（499-549）是開國元勳張弘策（456-502）之子，³⁸動亂中捲入內爭，被岳陽王蕭詧（519-562，555-562在位）部下所殺；³⁹東宮領直韋臧兵敗後欲率眾奔江陵，未發，被部下所殺；⁴⁰扶風太守柳敬禮臺城陷後降於侯景，後來謀起兵叛侯景，事敗被殺；司徒從事中郎江從簡（?-549）是開國元勳江革（?-535）之子，⁴¹在侯景之亂中江從簡及其子江兼（生卒年不詳）被侯景部下任約（生卒年不詳）所害。

如上所述，上列四類罹難的士人以第二類死於臺城之內者人

³⁵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3，〈梁紀十九·簡文帝大寶元年七月條〉，頁5049。

³⁶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六月條〉，頁5019。

³⁷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3，〈梁紀十九·簡文帝大寶元年六月條〉，頁5047。按唐·姚思廉，《梁書》卷39〈羊鴉仁傳〉，載羊鴉仁被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頁563）。

³⁸ 張弘策是為梁武帝策畫起義建國的元勳，其地位猶如劉邦身邊的張良。參見唐·姚思廉，《梁書》，卷11，〈張弘策傳〉，頁206。

³⁹ 清·萬斯同，〈梁將相大臣年表〉，歷代史表原刊本，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太清二年列張纘為領軍將軍，但唐·姚思廉，《梁書》，卷34，〈張纘傳〉載太清二年張纘任領軍將軍，不久（時間不明）改任雍州都督、寧蠻校尉。（頁502）《資治通鑑》卷162則載張纘原為湘州刺史，改授為雍州刺史，但雍州刺史蕭詧不受代，在內爭中命部下殺之。（頁5013、5029）

⁴⁰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3，〈梁紀十九·簡文帝大寶元年七月條〉，頁5049。

⁴¹ 唐·姚思廉，《梁書》，卷36，〈江革傳〉，頁523。

數最多，死因主要是疾疫。不過，當時建康周圍以及三吳地區的死傷也非常嚴重，而死因主要是饑饉。由於建康和糧倉三吳之間運輸便捷，平時沒有儲備的需要，但此時侯景軍圍臺城，外部則被勤王軍包圍，形成「道路斷絕」的僵局，因而很快就陷入糧食不足的絕境，⁴²還有，前述士民逃入臺城時，大量搬運糧食入臺城，可能也是臺城之外缺糧的原因之一。不論如何，此時的缺糧造成人吃人，餓死遍野，「存者百無一二」。⁴³當時建康有戶二十八萬，⁴⁴若每戶以五口計，則有一百四十萬人。逃入臺城之內者有十餘萬人，臺城之外尚有一百二十幾萬人，大量餓死之後，「存者百無一二」，則只剩下二萬人左右，這個記載可能有過度誇張之嫌，但死亡絕對是非常嚴重的。其中死亡不可勝紀的「貴戚、豪族」，應有不少是士人。隔年（550）四月，江南又發生大饑荒，死傷遍野。⁴⁵臺城淪陷，梁武帝被餓死，侯景挾制繼位的簡文帝之後，派兵攻佔吳郡、吳興、會稽等郡，江南最富庶的三吳地區慘遭蹂躪。⁴⁶大寶元年（550）冬天，張彪在會稽起兵反抗侯景，

⁴² 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頁8。

⁴³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五月條〉載：「高祖（蕭衍）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稻，填委溝壑，不可勝紀」。（頁5018）另外，唐·李延壽，《南史》，卷80，〈侯景傳〉載王僧辯軍攻入建康時，見到的是「都下戶口，百遺一二」的荒涼景象。（頁2014）這些記載可能都有誇大之嫌，但都相當程度地反映建康殘破之嚴重。

⁴⁴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五月條〉，胡三省注引《金陵記》，頁5018。

⁴⁵ 唐·姚思廉，《梁書》，卷4，〈簡文帝紀〉載大寶元年：「自春迄夏，大饑，人相食，京師尤甚」（頁106）；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36，〈徐陵傳附子孝克傳〉載：「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飢，餓死者十八九」（頁337）；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3，〈梁紀十九·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條〉載：「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床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頁5039）。

⁴⁶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3，〈梁紀十九·簡文帝大寶元年五月條〉載：「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

持續幾年活動於浙東一帶，造成當地饑饉，死亡慘重。⁴⁷總之，在侯景之亂期間，建康周圍以及三吳地區因饑饉而造成的死傷也非常嚴重。

其次，再對「表1」中的人物做綜合分析。「表1」所列的主要人物，合計38人，⁴⁸都是中央或地方的文武高官。包括僑姓士族：琅琊王筠、王儉（504-548）、陳郡謝舉、袁君正、濟陽江子一、江子四、江子五、江從簡、潁川庾仲容、南陽劉之遴、平昌伏挺、范陽張纘、彭城劉潛、范陽祖皓、彭城到蓋、東海鮑正、北地傅岐、南陽樊文皎、庾肩吾、太山羊侃、羊鴉仁、河南褚翔、⁴⁹廬江何敬容；⁵⁰另外有晚渡北人：京兆杜幼安、韋黯、韋粲、韋臧、河東柳津、柳敬禮等，合計29人；吳姓士族則有：吳郡朱异、張嶷、陸襄、會稽孔奐、賀琛、吳興沈浚、義興陳昕等，合計7人；另外有籍貫不明者：楊暉、霍俊等2人。由上可見，侯景之亂中罹難的士人以僑姓士族佔絕大多數。雖然他們死

之亂，掠金帛既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矣」（頁5045）；楊俊峰對《資治通鑑》這條記載存疑，但他所舉事例多是多年後的事，說服力不足。參見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頁48-55。

⁴⁷ 唐·姚思廉，《陳書》，卷35，〈陳寶應傳〉載：「侯景之亂……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並皆自賣」（頁486）。楊俊峰認為當時浙東的饑饉與張彪的活動有關，參見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頁61-65。另外，唐·姚思廉，《陳書》，卷27，〈姚察傳〉載：「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頁348）。姚察還鄉里吳興當在臺城陷後不久，當時三吳已有饑饉人相食的慘狀。

⁴⁸ 按此處只以表列的主要人物概略統計，由於有的史料含糊記載罹難者同族數百人或家族十餘人等，很難精確估計，因此只能以代表性人物概略估算。

⁴⁹ 陽翟褚氏為僑姓高門，東晉時褚裒在政治、學術文化上都有極高表現，褚翔為其後人。唐代褚遂良為知名賢相。參見孟繁治、李福蓮，〈漢唐時期陽翟褚氏源流考論〉，《北朝研究》，1996：1（大同，1996.月份），頁3-11。

⁵⁰ 案吳人與僑人之界線，一般認為以舊吳疆域為主，但三國時吳、魏皆有廬江郡，何敬容是廬江潛縣人，先祖仕於魏、晉，因此當歸類為僑人。關於僑吳之界線，參見趙智重明，〈東晉南朝之地緣性〉，《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13（福岡，1984.10），頁25。該文後來修補收入氏著，《魏晉南朝の人と社会》（東京：研文出版，1985），第二章，〈范寧と地緣性〉，頁69-118。關於廬江何氏為僑姓高門，參見張憲華，〈東晉南朝時期廬江何氏研究〉，《安徽史學》，1993：4（合肥：1993.8），頁30-34。

亡的情況不一，但僑姓士人以死於抗戰及在臺城內病死、西逃途中死亡者佔大部分；吳姓士人則以逃還三吳鄉里抗敵戰死或病死者居多。整體而言，以僑姓士人受到的打擊最為慘重。

上述的情形，應該與當時僑姓士人多聚居於京城建康有密切的關係。東晉初年渡江的僑姓高門，為避免與吳姓士族衝突，有部分曾往東到浙江會稽等地「求田問舍」，建置莊園產業。⁵¹但東晉中期以後，隨著國家控制力的加強，以及京師建康商業逐漸繁榮，學術文化發達，大多數的士人漸漸集中到京師建康，⁵²形成依賴俸祿為生的官僚家族。⁵³包括西土襄陽一帶的晚渡北人河東柳氏、韋氏，自劉宋以後也有徙居改葬京城的現象。⁵⁴朱智武蒐集東晉南朝的墓誌，可知出土地域者有 72 方，其中南京地區占 53 方，而這些墓誌的墓主大多為北來僑人，這與僑姓貴族多聚居於建康有關，即使歿於外地的功臣勳舊也多歸喪京畿。⁵⁵胡寶國認為，下

⁵¹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入氏著，《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補篇（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1458-1459。

⁵² 唐·杜佑撰，《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16，〈選舉四雜議論上〉，載梁武帝天監年間，沈約上疏稱：「今之士人，并聚京邑」（頁388）。士人聚居京邑的原因，參見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頁28-33；胡寶國，〈從會稽到建康——江左士人與皇權〉，《文史》，2013：2（北京，2013.5），頁97-110，後收入氏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201-227。

⁵³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4，〈涉務篇〉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頁297）。關於南朝僑姓士人多依賴俸祿為生，參見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第三部第四章〈南朝貴族制の崩壊〉，頁407-435；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7），第四篇，〈南朝貴族制における特徴的諸問題〉，頁497-518；胡寶國，〈釋「少孤貧」〉，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田餘慶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288-292，後收入氏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頁298-307。

⁵⁴ 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頁22-28。

⁵⁵ 朱智武，《東晉南朝墓誌研究（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第三章，〈東晉南朝墓誌的地域分佈與形制特徵〉，頁156-161。關於東晉南朝僑姓士族的墓葬問題，近年還有許多研究討論，其中多論及無法歸葬北方故鄉而暫時安葬建康，後來即使在外地任官也多有歸葬建康的現象。參見王去非，〈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綜考〉，《考古》，1990：10（北京，1990.10），頁947-949；安然（Annette Kieser），〈魂返故土還是寄托異鄉——從墓葬和墓志看東晉的流徙士

層僑人過江後散亂居住在各地，隨著多次土斷而入籍當地，其家族墓地不在建康，但大部分上層僑人則多生活在建康，也多葬在建康，死於外地者，亦多歸葬建康。⁵⁶總之，當時僑姓士族多聚居建康，因此遭逢侯景之亂時，不論是避入臺城之內死於疾疫，或是在建康周遭死於饑饉，都是最為慘重。

當時士族遭受到的打擊，可再由將相大臣的處境略窺一二。茲依萬斯同〈梁將相大臣年表〉所輯，⁵⁷考察侯景之亂時將相大臣的境遇列表如「表2」。

族〉，《東南文化》，2002：9（南京，2002.9），頁45-49；張學鋒，〈南京象山東晉王氏家族墓志研究〉，收於牟發松主編，《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319-336；耿朔，〈最後歸宿還是暫時居所？——南京地區東晉中期墓葬觀察〉，《南方文物》，2010：4（南昌，2010.12），頁80-87；李華，《歸葬：三至六世紀士族個體安頓與家國想像》（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3）。

⁵⁶ 胡寶國，〈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31（上海，2015.7），頁75-87，該文後收入氏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頁239。

⁵⁷ 此處將相大臣大致依萬斯同〈梁將相大臣年表〉所輯，但萬斯同年表有的任官時間不明確，本文再考核史料，做部分修正。清·萬斯同，〈梁將相大臣年表〉，歷代史表原刊本，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頁4349-4359。

表 2 梁末將相大臣在侯景之亂中的境遇表

官職	籍貫	姓名	境遇	出處
大司馬	南蘭陵	蕭正德	被侯景殺害。	通鑑 162.5021
太尉	南蘭陵	蕭紀	承制，稱帝，後被蕭繹部下所殺。	梁 5.133
司徒	南蘭陵	蕭繹	承制，平侯景之亂後稱帝。	梁 5.131
司空	南蘭陵	蕭綸	被西魏所殺。	梁 29.436
尚書令	陳郡陽夏	謝舉	避入臺城，死於圍內。	梁 3.94
尚書僕射	琅琊臨沂	王克	避入臺城，城破仕於侯景。	梁 4.106
吏部尚書	河南陽翟	褚翔	避入臺城，死於圍內。	梁 41.586
吏部尚書	范陽方城	張綰	宮城陷，西奔江陵。	梁 34.504
中書令	南蘭陵	蕭綸	被西魏所殺。	梁 29.436
領軍將軍	范陽方城	張纘	被蕭詧部下所殺。	梁 34.503
揚州刺史	南蘭陵	蕭大器	被侯景殺害。	梁 8.172
中領軍	吳郡錢唐	朱异	避入臺城，死於圍內。	梁 3.94
中領軍	北地靈州	傅岐	宮城失守後出圍，卒於宅。	梁 42.603
中軍大將軍	南蘭陵	蕭大器	被侯景殺害。	梁 4.108
征西大將軍	南蘭陵	蕭紀	承制，稱帝，後被蕭繹部下所殺。	梁 5.133

說明：由於文武將相人物因時而變動，為反應受打擊的程度，本表以侯景攻陷臺城之前的文武將相人物為主。

資料來源：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如「表 2」所見，梁末的文武將相大臣幾乎都在大亂中罹難。其中的宗室人物大司馬臨賀王蕭正德（?-549）與侯景勾結，做內奸引侯景渡江及圍城，被擁立為帝，臺城破後已無利用價值被侯景縊殺；揚州刺史蕭大器（523-551）在簡文帝蕭綱繼位後被立為太子，簡文帝被廢後，蕭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都被殺；⁵⁸司空、中書令邵陵王蕭綸（507-551）原本是討伐侯景軍的盟主，臺城淪陷後救援軍解散，蕭綸奔會稽；太尉兼益州刺史蕭紀（508-553，552-553 在位），割據蜀地；司徒兼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割據荊州。

⁵⁸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 164，〈梁紀二十·簡文帝大寶二年八月條〉，頁 5071。

後來蕭綸被西魏軍所殺，蕭紀則被蕭繹部下所殺，蕭繹平侯景之後在荊州稱帝，後來也在西魏攻滅江陵之後投降被殺。其他的宗室，有的被侯景所殺，有的在內爭中自相殘殺，有的被西魏所殺，蕭氏宗室人物在這場大動亂中幾乎傷亡殆盡。非宗室的將相大臣中，尚書令謝舉、吏部尚書褚翔、中領軍朱异都在臺城之圍中病死；領軍將軍張纘捲入內爭中，被岳陽王蕭督部下所殺；只有繼任吏部尚書的張綰（492-554）臺城陷後西奔江陵，尚書僕射王克（生卒年不詳）臺城陷後仕於侯景。由上可見，梁末的文武將相大臣在這場大亂中幾乎是傷亡殆盡。

另一方面，在動亂之中罹難的士族，也包括投附侯景陣營而最後被誅滅者，只是史書對於這類人物的記載鮮少，很難詳知。茲略做探討如下。

侯景僅以千人在壽陽起兵，卻能利用梁朝社會的矛盾，以放免奴婢為號召，迅速地擴大隊伍。⁵⁹史載侯景圍攻臺城時隊伍已達十萬之眾。⁶⁰侯景隊伍雖然以下層的奴婢及民眾為主，但領導階層必然也要吸收士人階層。攻陷臺城之後，侯景把王侯朝士集中控制起來，矯詔解散外援軍，不久又矯詔「百官皆復舊職」。⁶¹侯景的策略是要挾天子以令諸侯，如此才能解除外援軍的威脅，並把持中央政權，再圖謀篡位。⁶²當時雖然很多「衣冠士族，四出奔散」，⁶³但未逃散而仕於侯景者可能更多。⁶⁴如前所述，當時高門

⁵⁹ 李天石，〈試論侯景反梁隊伍的擴大與梁朝奴婢〉，頁62-66。

⁶⁰ 攻入臺城後，侯景入見梁武帝，兩人有一段饒富意味的對話。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三月條〉載：「上（梁武帝）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上俛首不語」（頁5010）。

⁶¹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三月條〉，頁5012。

⁶² 關於侯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策略，參見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頁11-14。

⁶³ 唐·姚思廉，《陳書》，卷21，〈蕭允傳〉，頁287。

⁶⁴ 唐·姚思廉，《陳書》，卷24，〈周弘正傳〉載蕭繹寫給周弘直的信中說，當時「京師搢紳，無不附逆」、「松柏後凋，一人而已」（頁308），即大部分士人多

士族多聚居建康依賴俸祿維生，而四方混戰，又連年饑荒，為求生存只好「附逆」領受俸祿。⁶⁵不過在遭受臺城疾疫與江南大饑之後，倖存士人已不多，如前所述中央上層的文武將相大臣幾乎已傷亡殆盡。因此「附逆」侯景者可能以中下層官員居多，尚書僕射琅琊王克可能是最高的官員，其他見於記載的士族人物，如東宮領直袁泌（510-567）、⁶⁶太子右衛率沈眾（503-558）、⁶⁷邵陵王書記伏知命（?-552）、⁶⁸丹陽尹功曹史孔奐（514-583）、⁶⁹湘東王府左常侍顏之推、⁷⁰吳縣令沈炯（504-562）、⁷¹勤王軍主帥柳仲禮、扶風太守柳敬禮等都曾仕於侯景。

當王僧辯克復建康時，王克率「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挖苦他說：「甚苦，事夷狄之君。」又說：「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⁷²侯景被殺後，其部下趙仲超（生卒年不詳）、謝答仁（生卒年不詳）等投降，被執送建康，王僧辯斬殺房世貴（生卒年不詳）於市，送王偉（?-552）、呂季略（生卒年不詳）、周石珍（?-552）、嚴晄（生卒年不詳）、趙伯超（?-552）、伏知命等到江陵。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晄於市。⁷³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⁷⁴因謝

投附侯景，不附逆者唯周弘正一人。

⁶⁵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第三部第四章，〈南朝貴族制の崩壞〉，頁422；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頁16-18。

⁶⁶ 唐·姚思廉，《陳書》，卷18，〈袁泌傳〉，頁244。

⁶⁷ 唐·姚思廉，《陳書》，卷18，〈沈眾傳〉，頁244。

⁶⁸ 唐·姚思廉，《梁書》，卷50，〈伏挺傳附伏知命傳〉，頁723。

⁶⁹ 唐·姚思廉，《陳書》，卷21，〈孔奐傳〉，頁283。

⁷⁰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45，〈顏之推傳〉，頁617。

⁷¹ 唐·姚思廉，《陳書》，卷13，〈沈炯傳〉，頁253。

⁷²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4，〈梁紀二十·元帝承聖元年三月條〉，頁5081-5082。

⁷³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4，〈梁紀二十·元帝承聖元年五月條〉，頁5087-5088。

⁷⁴ 伏知命是前述伏挺之子，參見唐·姚思廉，《梁書》，卷50，〈伏挺傳附伏知命傳〉載：「（伏知命）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侯）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為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頁723）。

答仁不失禮於簡文帝，特宥之。湘東王蕭繹殺侯景身邊首惡之後，不擴大誅罰，下令：「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⁷⁵由於仕侯景的「衣冠舊貴」眾多，蕭繹只好赦免他們以安定人心。

傳統史籍的特性之一，是對反面人物的記載鮮少，上述被誅除者的史料都很殘闕，因此也很難詳察其他附從侯景而被誅的士族。王偉是侯景最核心的智囊，《梁書·侯景傳附王偉傳》也只有短短幾行傳文，⁷⁶其他人物史料之殘闕就可想而知了。不過推測應該也有不少附從侯景而被誅的士族，當不致於有大誤。

總而言之，就目前的史料來分析，從侯景起兵到敗亡期間，士族遭受到重大的打擊。士族傷亡最慘重的並非直接死於戰場，或侯景軍隊的屠殺，而是臺城之內的疾疫，以及建康周圍的饑饉。由於當時的僑姓士族多聚居於京師建康，因此他們比吳姓士族的傷亡更為慘重。臺城淪陷之後的倖存士族，逃散各地，未逃散者大部分「附逆」侯景，侯景被平定後，也有部分「附逆」侯景者被湘東王蕭繹誅殺。

三、侯景之亂中四散的士族

大亂之中，京師建康殘破，士族四處奔散。⁷⁷為確實掌握當時士族奔散的情形，包括奔散的時間背景、奔散方向的特色與緣由，以下大致依方向分類加以考察。

（一）往東奔散的士族

茲就史籍所見，將往東奔散到三吳地區的士族列表如「表

⁷⁵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4，〈梁紀二十·元帝承聖元年五月條〉，頁5089。

⁷⁶ 唐·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附王偉傳〉載：「王偉，陳留人，少有才學，（侯）景之表、啟、書、檄，皆其所製。景既得志，規摹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烹於市。百姓有遭其毒者，並割炙食之」（頁723）。

⁷⁷ 唐·姚思廉，《陳書》，卷21，〈蕭允傳〉載：「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頁287）。唐·令狐德棻等，《周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47，〈姚僧垣傳〉亦載：「及宮城陷，百官逃散」（頁840）。

3」，再做分析。

「表3」在侯景之亂中往東奔散的士族有19例。首先從時間上來看，有10例明確記載是在臺城淪陷之後（顧野王（519-581）、章昭達（518-572）、沈恪（生卒年不詳）、沈文阿（503-563）、顧越（492-569）、沈炯、江總（519-594）、袁泌、虞荔（503-561）虞寄（510-579）兄弟）；有2例也應是在臺城淪陷之後（袁樞（517-567）袁憲（529-598）兄弟）；⁷⁸張種（504-573）「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不久母卒，「迫以凶荒，才獲時葬」，⁷⁹江南大饑荒在大寶元年春，因此推測張種東奔時間也應是在臺城淪陷之後；其他6例因史料簡短難以判斷時間者（沈洙（518-569）、杜之偉（508-559）、陸子隆（524-570）、陸瓊（537-586）、王元規（516-589）、謝岐（?-561）），應該也大部分是在臺城淪陷之後。如果再加上「表1」所列罹難者的張嶠、陸襄、袁君正、賀琛，也都是在臺城淪陷之後往東逃散而罹難的，可見往東逃散者幾乎都是在臺城淪陷之後。蓋侯景起兵之初，只有兵馬千人，並未被重視，⁸⁰等到侯景突然攻入建康包圍臺城之時，百姓「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⁸¹此時京師的士人可能大多避入臺城之內，而各地的士族則紛紛組織勤王軍入援。臺城被圍既久，城內死傷殆盡，侯景攻陷臺城後，各地的勤王軍也遵照侯景的假詔紛紛散去，因此出現大規模的四散，以上向東奔散的事例即多在此時。

⁷⁸ 唐·姚思廉，《陳書》，卷17，〈袁樞傳〉載：「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因丁父憂」（頁240）。袁樞父袁君正時任吳郡太守，領兵入援，臺城陷後侯景假詔解散勤王軍，袁君正返吳郡，袁樞與弟袁憲應在此時「往吳郡省父」，同月侯景再派軍攻吳郡，袁君正投降後卒，袁樞兄弟「因丁父憂」。

⁷⁹ 唐·姚思廉，《陳書》，卷21，〈張種傳〉，頁280。

⁸⁰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1，〈梁紀十七·武帝太清二年八月條〉載梁武帝聞侯景起兵後，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頁4982）。

⁸¹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1，〈梁紀十七·武帝太清二年十月條〉，頁4986。

表3 侯景之亂中往東奔散的士族表

官職	籍貫	姓名	境遇	出處
中衛西昌侯府西曹掾	吳郡吳縣	張種	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	陳21.280
尚書祠部郎中	吳興武康	沈洙	侯景之亂，東逃臨安。	陳33.436
邵陵王刑獄參軍	吳郡錢塘	杜之偉	侯景之亂，逃竄山澤。	陳34.454
東宮直後	吳郡吳縣	陸子隆	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	陳22.293
(未起家)	吳郡吳縣	陸瓊	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	陳30.396
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	太原晉陽	王元規	侯景寇亂，攜家屬還會稽。	陳33.449
中軍宣城王府功曹史	陳郡陽夏	袁樞	侯景之亂，回吳郡，因丁父憂。	陳17.240
太子舍人	陳郡陽夏	袁憲	侯景寇逆，回吳郡，尋丁父憂。	陳24.312
東宮學士	吳興武康	沈文阿	京城陷，退保吳興，吳興又陷，逃竄山野，自縊獲救。	陳33.434
武陵王府諮議參軍	吳郡鹽官	顧越	與沈文阿一同逃難東歸。	南71.1753
東宮直後	吳興武康	章昭達	京城陷，還鄉里。	陳11.182
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	吳郡吳縣	顧野王	京城陷，逃會稽、東陽，合軍守城。	陳30.399
員外散騎侍郎	吳興武康	沈恪	京城陷，間行鄉里。	陳12.193
東宮領直	陳郡陽夏	袁泌	京城陷，退保東陽後降於侯景。	陳18.244
中書舍人、領大著作	會稽餘姚	虞荔	臺城陷，逃歸鄉里。	陳19.256
岳陽王中記室參軍	會稽餘姚	虞寄	京城陷，遁還鄉里。	陳19.258
太子中舍人兼太常卿	濟陽考城	江總	臺城陷，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再到廣州投蕭勃。	陳27.344
吳縣令	吳興武康	沈炯	京城陷，退保吳興兵敗降侯景。	陳13.253
山陰縣令	會稽山陰	謝岐	侯景亂，流寓東陽。	陳16.232

資料來源：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

其次再從籍貫上來看，有14例是吳姓士族，包括吳郡張種、杜之偉、陸子隆、陸瓊、顧野王、顧越、吳興沈洙、章昭達、沈恪、沈文阿、沈炯、會稽謝岐、虞荔虞寄兄弟，加上「表1」所列的3例：張嵎、陸襄、賀琛也都是臺城陷後往東奔散的吳姓士族，合計有17例；而有5例是僑姓士族，包括陳郡袁樞、袁憲、袁泌、濟陽江總、太原王元規，加上「表1」所列的袁君正，合計有6例。

毛漢光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士族的家族，認為出仕的士族大多保有雙家的型態，一在任職地，一為鄉里老家，東晉南朝的吳姓士族即多是如此。⁸²胡寶國研究東晉南朝的考古墓葬文物，指出當時的吳姓士族不論死於何地，最終往往還是要歸葬家鄉，⁸³因此此時吳姓士族遭遇災難而往東回三吳「鄉里」避難，就是很自然的選擇了。至於僑姓士族則較為複雜，如前所述，東晉初期他們雖然有部分曾往東到浙江會稽等地「求田問舍」，建置莊園產業，但東晉中期以後大多漸漸集中到京師建康，他們生活在建康，也多葬在建康。那麼何以有上述6例僑姓士族往東逃散？僑姓高門袁君正侯景圍臺城時任吳郡太守，率數百人赴援，京城陷後還吳郡，這是接收侯景假詔返回任所。⁸⁴袁泌是袁君正弟，時任東宮領直，受命往吳中召募士卒，率所領赴援。京城陷，退保東陽，後來降侯景。⁸⁵袁君正子袁樞與袁憲「往吳郡省父」，即逃回父親的任所。⁸⁶可見袁家4例東逃，都與袁君正任職吳郡太守有關；江總在臺城陷沒後，「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於龍華寺」，⁸⁷此龍華寺乃其先祖在會稽的舊業，可見仍有地緣的關係；⁸⁸王元規出身於太原王氏的僑姓高門，但幼孤隨母依舅父在浙東會稽一帶的臨海郡長大，後來赴京任職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家屬還會稽」，⁸⁹因此王元規東逃也是有特別的因素。

綜而言之，士族往東奔散的時間大都是在臺城淪陷之後。當時往東奔散者，大多是吳姓士族回鄉里避難，也有少數僑姓士族因任職或特別的因素而往東避難的事例。

⁸²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三篇，〈中古家族之變動〉，頁52-53。

⁸³ 胡寶國，〈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別〉，頁235-238。

⁸⁴ 唐·姚思廉，《梁書》，卷21，〈袁昂傳附子君正傳〉，頁456。

⁸⁵ 唐·姚思廉，《陳書》，卷18，〈袁泌傳〉，頁244。

⁸⁶ 唐·姚思廉，《陳書》，卷17，〈袁樞傳〉，頁240。

⁸⁷ 唐·姚思廉，《陳書》，卷27，〈江總傳〉，頁344。

⁸⁸ 楊俊峰認為江總逃回會稽，與當時會稽相對安定有關，後來又往廣州依附舅舅蕭勃，與張彪在會稽起事造成動亂有關。參見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頁54-55。

⁸⁹ 唐·姚思廉，《陳書》，卷33，〈王元規傳〉，頁448-449。

（二）往西奔散的士族

茲再就史籍所見，將往西奔散的士族列表如「表4」，再做分析。

「表4」在侯景之亂中往西奔散的士族有22例。首先從時間上來看，張綰、王質（511-570）、庾信3例明確記載是在臺城淪陷之後西奔荊州江陵；王瑒（523-576）、王勸（506-572）2例是在臺城淪陷次月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承制後到江陵；王通（503-574）、王固（513-575）2例史文只簡略載「侯景之亂，奔于江陵」，由於他們與王質、王勸都是兄弟關係，因此很有可能也是在此時一同到江陵；許亨（517-570）「侯景之亂，避地郢州」，大寶元年（550）邵陵王蕭綸到郢州，⁹⁰引許亨為諮議參軍，因此許亨西逃郢州應該也是在臺城淪陷後不久；謝貞（534-585）在親屬散亡後到江陵、顏晃（510-562）「侯景之亂，西奔江陵」，徐儉（?-588）「攜老幼避於江陵」，依情勢推測時間應該都是在臺城淪陷之後；王褒（513-576）則是在大寶二年（551）被蕭繹徵到江陵。以上合計12例應該都是在臺城淪陷之後不久西奔的，許亨西奔到郢州，其他人都到荊州。「表1」有西奔途中罹難者劉之遴、韋臧、劉孝威、庾肩吾，也都是在臺城淪陷之後不久西奔的事。另外有10例（周弘正（496-574）、沈炯、王克、顏之推、沈眾、殷不害（505-589）、姚僧垣（499-583）、沈巡（?-566）、陸繕（518-580）、沈重（500-583））是在平定侯景前後，才被徵到江陵的，王克、顏之推、殷不害在臺城陷後曾仕於侯景，沈炯、姚僧垣京城陷，退保吳興，兵敗被迫降侯景，侯景敗後被元帝徵用。由上可見，往西流散的士族集中於兩個時間點，一是在臺城淪陷後，一是在侯景被平定之後。前者與往東奔散的時間一致，顯示臺城陷後倖存的士族四處奔散。後者則是侯景敗後，湘東王蕭繹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⁹¹這批「衣

⁹⁰ 唐·姚思廉，《梁書》，卷29，〈邵陵王綸傳〉，頁432。

⁹¹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4，〈梁紀二十·元帝承聖元年五月條〉，頁5089。

冠舊貴」遂往西仕於蕭繹。

其次再從籍貫上來看，「表4」往西流散的士族22例之中，僑姓士族有16例，包括高陽許亨、琅琊王克、王瑒、王通、王質、王固、王勣、王褒、顏晃、顏之推、陳郡謝貞、范陽張綰、南陽庾信、陳郡殷不害、汝南周弘正，如果加上「表1」西奔途中罹難者南陽劉之遴、庾肩吳、京兆韋臧、彭城劉孝威，以及到江陵後卒的彭城到蓋，則合計有21例。其中許亨逃至郢州先為邵陵王的諮議參軍，再入王僧辯的幕府；⁹²南陽的庾肩吾庾信父子、以及劉之遴家在江陵，⁹³因此西奔江陵即逃返鄉里；琅琊顏之推父顏協（491-539）以湘東王國常侍起家，蕭繹出鎮荊州，顏協以隨府府佐，任記室參軍，顏之儀（523-591）顏之推兄弟也都任職蕭繹的軍府，可視之為蕭繹的「家臣」，⁹⁴因此逃回江陵乃理所當然；琅琊王瑒、王通、王質、王固、王勣、王褒、顏晃、范陽張綰、陳郡謝貞在臺城淪陷之後西奔江陵，這些人是已長期定居於建康的官僚家族，他們在建康之外已無家鄉可逃，⁹⁵同時其中許多人（如庾肩吾庾信父子、王褒等）與簡文帝關係密切，而簡文帝與湘東王蕭繹友愛，因此他們轉投靠湘東王，也是很自然的選擇。⁹⁶

侯景之亂中，士族多西奔江陵還有情勢的因素。《陳書·蕭引傳》載：「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⁹⁷荊州為長江上游重鎮，「荊、揚之爭」乃東晉南朝的基本格局。⁹⁸太清三年（549）三月臺城淪陷，四月太子舍人蕭韶（生卒年不詳）至

⁹² 唐·姚思廉，《陳書》，卷34，〈許亨傳〉，頁458-459。

⁹³ 南陽庾氏與劉氏在永嘉之亂後遷居江陵，見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頁1460-1461。

⁹⁴ 石井仁，〈梁の元帝集團と荊州政權——「隨府府佐」再論〉，《集刊東洋學》，56（仙台，1986.11），頁4。

⁹⁵ 胡寶國，〈釋「少孤貧」〉，頁288-292。

⁹⁶ 石井仁，〈梁の元帝集團と荊州政權——「隨府府佐」再論〉，頁12。

⁹⁷ 唐·姚思廉，《陳書》，卷21，〈蕭引傳〉，頁289。

⁹⁸ 參見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臺北，1952.12），頁131-150，後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93-115。

江陵宣密詔，以蕭繹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如故」。⁹⁹蕭繹受密詔承制，表示有立行臺置百官的官僚人事權，換言之，蕭繹成為皇帝權的代行者，其軍府等同臨時政府，他利用這一職權吸收流寓的皇族、外戚、名流貴族，甚至小軍閥集團，以此實力制壓周邊的州鎮，討平侯景。¹⁰⁰因此如上所見，臺城淪陷後，從京城建康四散的士人，大多西奔江陵投靠蕭繹。其他如王克、殷不害、周弘正等則是在侯景敗後被蕭繹所徵用，乃是當時必然的情勢。

往西流散的士族也並非只有僑姓，也有6例是吳姓士族，包括吳郡陸繕、吳興沈炯、沈眾、沈重、姚僧垣、沈巡。沈炯在京城陷後，先退保吳興，兵敗被迫降於侯景，後再被元帝徵用；沈眾京城陷後被迫降於侯景，侯景平後被徵往江陵；陸繕、沈巡、姚僧垣亦是在侯景平後被徵往江陵，沈重則是蕭繹即帝位後才被徵往江陵。由上可見，吳姓士族在臺城淪陷後的第一時間，幾乎未見西逃者，要到侯景被平定之後才被蕭繹徵往江陵。

⁹⁹ 唐·姚思廉，《梁書》，卷5，〈元帝紀〉，頁113。

¹⁰⁰ 石井仁，〈梁の元帝集團と荊州政權——「隨府府佐」再論〉，頁2。

表 4 侯景之亂中往西奔散的士族表

官職	籍貫	姓名	境遇	出處
征西中記室兼太常丞	高陽新城	許亨	侯景之亂，避地郢州。	陳 34.458
吏部尚書	范陽方城	張綰	宮城陷，出奔至江陵。	梁 34.504
寧遠將軍	琅琊臨沂	王質	京城陷後，西奔荊州。	陳 18.248
(未起家)	陳郡陽夏	謝貞	親屬散亡，謝貞到江陵。	陳 32.427
東宮學士領建康令	南陽新野	庾信	曾領兵抗侯景失敗，臺城陷後，奔于江陵。	周 41.733
太子洗馬	琅琊臨沂	王瑒	元帝承制，徵為中書侍郎。	陳 23.301
(坐事免官)	琅琊臨沂	王通	侯景之亂，奔于江陵。	陳 17.237
丹陽尹丞	琅琊臨沂	王固	侯景之亂，奔于荊州。	陳 21.282
給事黃門侍郎	琅琊臨沂	王勸	侯景之亂，西奔江陵。	陳 17.238
豫章王府行參軍	東海郟縣	徐儉	父徐陵被扣在東魏，徐儉攜老幼避於江陵。	陳 26.335
邵陵王兼記室參軍	琅琊臨沂	顏晃	侯景之亂，西奔江陵。	陳 34.455
安成內史	琅琊臨沂	王褒	大寶二年，元帝徵褒到江陵。	梁 41.584
國子博士	汝南安城	周弘正	王僧辯討侯景時，出迎王僧辯，不久元帝遣使迎往江陵。	陳 24.308
吳縣令	吳興武康	沈炯	京城陷，退保吳興，兵敗降侯景，又被王僧辯擢用，侯景敗後被元帝徵用。	陳 13.253
尚書僕射	琅琊臨沂	王克	臺城陷，仕於侯景，侯景敗後，被俘入江陵，元帝赦之。	北 83.2792
湘東王府左常侍	琅琊臨沂	顏之推	被侯景俘，侯景敗後，獲釋還江陵。	北齊 45.617
廬陵王府諮議參軍	吳興武康	沈眾	臺城陷後降侯景，景平後到江陵。	陳 18.244
平北府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	陳郡長平	殷不害	臺城陷後被迫仕侯景，景平後被徵到江陵。	陳 32.424
湘東王府記室參軍	吳興武康	姚僧垣	京城陷，退保吳興，兵敗被迫降侯景，侯景敗後被元帝徵用。	周 47.840
東陽太守	吳興武康	沈巡	侯景平後，元帝徵為少府卿。	陳 23.299
武陵王法曹參軍	吳郡吳縣	陸繕	元帝承聖中，授中書侍郎。	陳 23.302
五經博士	吳興武康	沈重	元帝即位後，遣人迎西上。	周 45.809

資料來源：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唐·令狐德棻等，《周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李百藥，《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李延壽，《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綜而言之，士族往西流散集中於兩個時間點：一個時間點是在臺城淪陷之後，倖存的僑姓士族家在江陵或建康者，觀察情勢只能寄希望於受命承制的荊州刺史蕭繹，此時吳姓士族幾乎都是往東逃而未見往西奔者；另一個時間點是在侯景被平定之後，曾仕於侯景的「衣冠舊貴」，或逃藏民間的士族，此時被蕭繹徵往江陵，其中包括僑、吳士族。

（三）往北奔散的士族

士族的四處奔散，主要集中於上述往東往西兩個方向，但在動亂之際東魏趁機南下略地，士族淪沒東魏北齊者也不少。茲就史籍所見，列表如「表5」，¹⁰¹再做分析。

「表5」在侯景之亂期間往北奔散者有11例。首先就時間上來看，除北徐州刺史蕭正表（508-550）1例是在臺城淪陷前（太清三年正月）就舉州投東魏，其餘10例都是在臺城淪陷後降東魏北齊，或客遊京口。分別是：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生卒年不詳）、東徐州刺史湛海珍（生卒年不詳）、北青州刺史王奉伯（生卒年不詳）、北兗州刺史蕭祗（生卒年不詳）、青州刺史蕭退（生卒年不詳）都是在臺城淪陷後投附東魏；郡陵王記室參軍諸葛穎（539-615）、樊儒（生卒年不詳）北奔的時間不明確，依情勢推測，亦應在臺城淪陷後「百僚奔散」之時；司州刺史夏侯強（生卒年不詳）也在當年底兵敗降於東魏；太子洗馬蕭允（生卒年不詳）在臺城陷後不久出居京口、海陽縣令蔡景歷（519-578）在臺城淪陷後降於侯景，大寶元年（550）十一月與南康嗣王蕭會理（519-550）謀起兵失敗，客遊京口。

其次就籍貫上來看，有7例是僑姓士族：包括3例蕭梁宗室南蘭陵蕭正表、蕭祗、蕭退，以及蕭梁遠屬蘭陵蕭允、平原明少遐、濟陽蔡景歷、廬江樊儒；¹⁰²1例是吳姓士族：丹陽諸葛穎；¹⁰³

¹⁰¹ 此處僅臚列侯景叛梁到被平定期間，北奔的士族。至於江陵之變（554）後又有一些士族投奔北齊，此處暫不討論。

¹⁰² 如前所述，吳人與僑人之界線，一般認為以舊吳疆域為主，但三國時吳、魏皆有廬江郡，此處暫將廬江樊儒歸類為僑人。東晉南朝廬江樊氏少見於史傳，唐·魏徵等撰，《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63，〈樊子蓋傳〉載樊儒父樊道則官至梁越州刺史（頁1489），可見樊氏官宦亦不低，可能屬於次等士族（次門）。

¹⁰³ 諸葛氏應源於琅琊，但唐·魏徵等撰，《隋書》，卷76，〈諸葛穎傳〉載其為丹陽

另有3例籍貫不明（湛海珍、王奉伯、夏侯強），可能也是僑姓。整體上是以僑姓士族居多數，其中3例蕭梁宗室蕭正表、蕭祗、蕭退，都是出任北邊的州刺史，這是南朝以宗王出鎮的傳統。

再就性質上看，有9例是投降東魏北齊者，其中多為邊界的州刺史（7例），有2例是避居京口。他們北奔的背景大多有地緣的關係。

表 5 侯景之亂中往北奔散的士族表

官職	籍貫	姓名	境遇	出處
北徐州刺史	南蘭陵	蕭正表	舉州降東魏。	通鑑162.5001
青冀二州刺史	平原鬲縣	明少遐	舉州附於東魏。	梁3.95
東徐州刺史		湛海珍	舉州附於東魏。	梁3.95
北青州刺史		王奉伯	舉州附於東魏。	梁3.95
北兗州刺史	南蘭陵	蕭祗	聞臺城失守，遂奔東魏。	北29.1059
青州刺史	南蘭陵	蕭退	聞臺城失守，遂奔東魏。	北29.1060
郡陵王記室參軍	丹陽建康	諸葛穎	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	隋76.1734
	廬江	樊儒	侯景之亂，奔于齊。	隋63.1489
太子洗馬	蘭陵	蕭允	京城陷，出居京口。	陳21.287
司州刺史		夏侯強	兵敗降東魏。	通鑑162.5033
海陽縣令	濟陽考城	蔡景歷	謀起兵失敗，客遊京口。	陳16.224

資料來源：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唐·李延壽，《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唐·魏徵等，《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

《魏書·島夷蕭衍傳》載：「始（侯）景渡江至陷城之後，江南之民及（蕭）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為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東魏）國者蓋以數十萬口，加以飢饉死亡，所在

建康人，有可能是東吳諸葛瑾之後裔，久居建康，因此以吳姓士族視之。（頁1734）

塗地，江左遂為丘墟矣。」¹⁰⁴這些沒入東魏數十萬口的梁民，主要是普通百姓，¹⁰⁵但也有「王侯妃主、世胄子弟」，只是史籍記載者不多。蓋侯景亂梁之後，東魏趁機向南略地，梁國北邊刺史紛紛舉州投附或奔降，到太清三年十二月，東魏凡獲 23 州，盡有淮南江北之地。¹⁰⁶如此，梁國淮南、江北的人民都淪沒於東魏了，其中當然包括不計其數的士族。

（四）往南奔散的士族

最後，侯景之亂中也有少部分士族往南逃散者，茲就史籍所見列表如「表 6」，再做分析。

「表 6」侯景之亂期間往南奔散者有 4 例。從時間上來看，《陳書·蕭引傳》載：「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但蕭引（生卒年不詳）卻說：「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¹⁰⁷於是與弟彤（生卒年不詳）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頔（生卒年不詳）為衡州刺史，引往依焉，¹⁰⁷當時應該正是臺城陷後朝士先祖舊業的會稽龍華寺，後來再到廣州投蕭勃（?-557），謝嘏（510-569）也是到廣州投蕭勃，蕭勃鎮廣州在太清三年（549）七月，¹⁰⁸此年十二月侯景軍攻陷會

¹⁰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98，〈島夷蕭衍傳〉，頁2187。

¹⁰⁵ 牟發松，〈梁陳之際南人北遷及其影響〉，收入殷憲主編，《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150。

¹⁰⁶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1，〈梁紀十七·武帝太清二年八月條〉載：高澄「遣尚書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胡三省注曰：「侯景既亂梁，明年，東魏始盡有淮南之地，史究其終言之」（頁4979）；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十二月條〉載：「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胡三省注曰：「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北，至是方盡有淮南之地。」（頁5033）。不過，唐·李百藥，《北齊書》，卷45，〈顏之推傳〉載顏之推在〈觀我生賦自注〉中，詳載：「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於是盡矣，以江為界也」（頁623）。據此，到梁元帝敗亡之後，江北才盡沒於北齊。

¹⁰⁷ 唐·姚思廉，《陳書》，卷21，〈蕭引傳〉，頁289。

¹⁰⁸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七月條〉，頁5023。

稽，「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¹⁰⁹因此江總與謝朓到廣州應該在此後不久。傅縡（530-580）「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後依湘州刺史蕭循（?-556）。」¹¹⁰據此，傅縡南奔時間應在臺城陷後不久，目的地可能是湘州。綜上觀之，以上4例南奔的時間大致都在臺城陷後不久，目的地有湘州，有嶺南。再從籍貫上看，南奔的4例都是僑姓士族，未見吳姓士族。

表 6 侯景之亂中往南奔散的士族表

官職	籍貫	姓名	境遇	出處
西昌侯儀同府主簿	蘭陵	蕭引	到嶺南投靠衡州刺史歐陽頠。	陳21.289
（未起家）	北地靈州	傅縡	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後依湘州刺史蕭循。	陳30.400
太子中舍人 兼太常卿	濟陽考城	江總	臺城陷，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再到廣州投蕭勃。	陳27.344
建安太守	陳郡陽夏	謝朓	流寓廣州投蕭勃。	陳21.279

資料來源：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

綜觀士族四處奔散的時間，絕大部分都是在太清三年（549）三月臺城淪陷之後。吳姓士族在臺城陷後的第一時間，幾乎都是往三吳鄉里避難，只有1例是北奔東魏。而僑姓士族則是四處流散，雖然以向西投奔荊州江陵者最多，但也有往南往北往東者，或先往東再往南者，目的地可能是任職之地或先人曾久居之地，視其情境而定。當然也有逃避地不明或在現居地避難者，如清河張譏（生卒年不詳），《陳書·張譏傳》載：「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平，歷臨安令」。¹¹¹張譏四處避難，等到侯景被平之後再出仕。大寶三年（552）四月，荊州刺史蕭繹主盟的討伐軍平定侯景之後，仕於侯景的朝臣大部分被徵往江陵，其中大部分是僑姓士族，也有少部分吳姓士族。

侯景被平之後，局勢並未隨之而沈靜下來，梁國宗室之間的

¹⁰⁹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2，〈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十二月條〉，頁5032。

¹¹⁰ 唐·姚思廉，《陳書》，卷30，〈傅縡傳〉，頁400。

¹¹¹ 唐·姚思廉，《陳書》，卷33，〈張譏傳〉，頁444。

帝位爭奪戰正方興未艾。大寶三年十一月蕭繹在江陵即帝位，改元承聖。當時江北幾乎已盡沒於北齊，荊州北邊有投附西魏的侄子雍州刺史岳陽王蕭督，西邊有據蜀十七年的親弟益州刺史武陵王蕭紀，嶺南又有割據廣州的蕭勃，「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而已」。¹¹²

（五）江陵之變前淪沒西魏的士族

在這場大動亂之中，北邊另一強敵西魏也趁機南侵擴地，到梁元帝承聖二年（553）八月之間，盡取漢東、巴蜀之地。這些廣大版圖之內的人民也淪沒了，其中自然包括不計其數的士族。茲將史籍所見，這段期間淪沒於西魏的士族臚列如「表7」。

¹¹²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4，〈梁紀二十·元帝承聖元年五月條〉，頁5094。

表 7 江陵之變前淪沒西魏的士族表

官職	籍貫	姓名	境遇	出處
義陽太守		馬伯符	西魏軍來攻，兵敗降。	通鑑 162.5031
雍州刺史	京兆杜陵	柳仲禮	西魏軍攻安陸，仲禮兵敗降。	南 38.994
	京兆杜陵	柳子禮	隨兄柳仲禮降。	南 38.994
安陸太守		馬岫	隨柳仲禮降。	南 38.994
竟陵太守		王叔孫	隨柳仲禮降。	南 38.994
太常丞、中軍長史	高陽	許爽	隨柳仲禮降。	隋 78.1783
興州刺史	安定臨涇	席固	降西魏。	周 44.798
東梁州刺史	西城安康	李遷哲	西魏軍來攻，兵敗降。	周 44.790
隨郡王府長史 加蜀郡太守	沛國沛縣	劉璠	西魏軍攻南鄭，劉璠降。勸止宇文泰屠城。	周 42.762
武陵王國常侍	沛國沛縣	劉行本	隨叔父劉璠降西魏。	隋 62.1477
益州刺史	南蘭陵	蕭循	西魏軍攻南鄭，蕭循降。	南 52.1300
	始州南安	任果	歸附西魏。	北 66.2339
宜豐侯中直兵參軍	京兆杜陵	杜叔毗	西魏圍南鄭，叔毗出使請和被扣留。	周 46.829
宜豐侯中直兵參軍		曹策	隨蕭循降西魏。	北 85.2851
尚書令	南蘭陵	蕭撝	西魏軍攻成都，蕭撝開城門降。	周 42.752
侍中	南蘭陵	蕭圓肅	西魏軍攻成都，隨蕭撝開城門降。	周 42.755
東中郎將	南蘭陵	蕭濟	隨父蕭撝降。	周 42.753
武陵王府參軍	河南陽翟	褚該	隨蕭撝降西魏。	北 90.2980

資料來源：唐·令狐德棻等，《周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李延壽，《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李延壽，《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唐·魏徵等，《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

「表 7」合計有 18 例，首先從年代來看，沒入西魏的時間點主要集中在於西魏的三次南侵。第一次，太清三年（549）十一月，西魏宇文泰（505-556）利用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與其叔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的衝突，兵敗求援的機會，命大將楊忠（507-568）率軍經略江、漢，攻隨郡，圍安陸，到大寶元年（550）正月，盡取漢東之

地，¹¹³許多士人因而沒入西魏。「表7」所列的義陽太守馬伯符（生卒年不詳）、雍州刺史柳仲禮及其弟柳子禮、安陸太守馬岫（生卒年不詳）、別將王叔孫（生卒年不詳）、太常丞、中軍長史許爽（生卒年不詳）等6例，即在這次事件中淪沒西魏；第二次，承聖元年（552）五月，西魏利用梁武陵王蕭紀與湘東王蕭繹的矛盾，派大將王雄（507-565）、達奚武（504-570）經略上津、圍南鄭，梁宜豐侯蕭循請降，西魏「獲男女二萬口而還」，¹¹⁴於是劍北皆入於西魏。「表7」所列的東梁州刺史李遷哲（511-574）、隨郡王府長史加蜀郡太守劉璠（510-568）、劉璠之侄武陵王國常侍劉行本（生卒年不詳）、益州刺史蕭循、任果（生卒年不詳）、宜豐侯中直兵參軍杜叔毗（?-567）、宜豐侯中直兵參軍曹策（生卒年不詳）等7例，即在這次事件中淪沒西魏；第三次，承聖二年（553）三月，西魏利用梁武陵王蕭紀在蜀稱帝後大軍東下威脅江陵，梁元帝向西魏求救的機會，派大將尉遲迴（516-580）率軍自散關伐蜀，七月蕭紀兵敗被蕭繹軍所殺，八月守成都的永豐侯蕭撝（515-573）與宜都王蕭圓肅（539-584）「帥文武詣軍門降」，¹¹⁵西魏乃盡取巴蜀之地。「表7」所列的尚書令蕭撝及其子東中郎將蕭濟（生卒年不詳）、侍中、寧遠將軍蕭圓肅、武陵王府參軍褚該（生卒年不詳）、僧人衛元嵩（生卒年不詳）等5例，即在這次事件中淪沒西魏。以上西魏的南侵，都是利用梁國宗室之間的矛盾衝突而攻城略地，許多士族因而沒入西魏。

再從籍貫上來看，「表7」所列的18例，有14例是僑姓士族：包括梁宗室南蘭陵蕭循、蕭撝蕭濟父子、蕭圓肅、京兆柳仲禮柳子禮兄弟、杜叔毗、高陽許爽、沛國劉璠劉行本叔侄、河南褚該、安定席固（504-564）、西城李遷哲、始州任果，以上人物又可

¹¹³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3，〈梁紀十九·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條〉，頁5035。

¹¹⁴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4，〈梁紀二十·元帝承聖元年五月條〉，頁5090。

¹¹⁵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5，〈梁紀二十一·元帝承聖二年八月條〉，頁5104。蕭撝，《隋書》作蕭摠。

分類為蕭梁宗室（蕭循、蕭撝、蕭濟、蕭圓肅）、晚渡北人（柳仲禮、柳子禮、杜叔毗、席固¹¹⁶）、僑姓文士（許爽、劉璠、劉行本、褚該）、邊地武將（李遷哲、任果）等；有4例籍貫不清楚：馬岫馬伯符父子、王叔孫、曹策等，其中似無吳姓士族。這或許也反應出當時吳姓士族在官場上的劣勢。

綜而言之，南朝士族經侯景之亂的摧殘，聚居京師建康的僑姓士族或抗戰死亡，或困死臺城，倖存者四處逃難，再遭饑荒疾疫，餓死病死遍野，苟延殘喘者已所剩無幾。不僅如此，東魏北齊趁機攻略江北、淮南之地，西魏趁機攻略漢東、巴蜀之地，這些廣大版圖之內的人民，包括不計其數的士族，自然也都淪沒了。至此，南朝倖存的僑姓士族大多集中於江陵，支持梁元帝政權，至於吳姓士族則多逃散三吳鄉野，觀望難測的時局。

四、江陵之變中淪沒西魏的士族

梁元帝在江陵即位之後，面臨上游武陵王蕭紀的威脅，曾卑辭向西魏請求援軍，但當上游巴蜀的威脅消除之後，梁元帝不再卑屈，西魏宇文泰也有圖謀江陵的野心。承聖三年（554）九月，宇文泰派柱國大將軍于謹（493-568）率大軍南侵江陵。由於當時梁國的主力軍由王僧辯率領鎮守建康，陳霸先鎮守京口，都來不及救援。十一月西魏軍就攻陷了江陵，梁元帝命人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之後出降，¹¹⁷不久被殺。西魏俘虜百官及士民十餘萬人，分賞三軍，沒為奴婢，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途中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¹¹⁸史稱「江陵之變」。宇文泰以岳陽王蕭詧為梁

¹¹⁶ 席固是梁開國功臣席闡文的族人，屬晚渡北人。席闡文事蹟參見唐·姚思廉，《梁書》，卷12，《席闡文傳》，頁219-220。

¹¹⁷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49，《牛弘傳》載，開皇初秘書監牛弘上書隋文帝請開獻書之路，文中把梁元帝的焚書，視之為歷代典籍的五厄之一，五厄分別是秦始皇焚書、新莽之亂、董卓之亂、永嘉之亂和梁元帝的江陵焚書（頁1298-1299）。關於梁元帝的焚書，細節可參見左華明，《梁元帝江陵焚書史事探微》，《武陵學刊》，2019：2（常德，2019.3），頁75-81。

¹¹⁸ 關於江陵之變西魏的處置，諸書記載不一，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2，《文帝紀下》載：「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為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

王，居江陵東城，統江陵一州之地，史稱後梁，實質上是西魏的一個附庸國。¹¹⁹南朝的士族再度遭受到致命的重擊，除了戰歿及逃亡者，¹²⁰以及少數被後梁蕭詧留用者之外，¹²¹幾乎全數被俘入關中。茲將史籍所見在「江陵之變」中被俘入關中的士族，列表如「表8」，¹²²再做討論。

家」（頁36）；唐·李延壽，《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9，〈周文帝紀〉同（頁329）；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15，〈于謹傳〉載：「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頁248）；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48，〈蕭詧傳〉載：「閩城長幼，被虜入關」（頁860）；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卷18，〈後梁中宗宣皇帝紀〉亦載：「閩城長幼，被虜入關」（頁737）；唐·姚思廉，《梁書》，卷5，〈元帝紀〉載：「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驅入長安，小弱者皆殺之」（頁135）；唐·李延壽，《南史》，卷8，〈梁元帝紀〉同（頁245）；唐·魏徵等撰，《隋書》，卷22，〈五行志上〉載：「閩城為賤隸」（頁620）。大致上《周書》、《隋書》和《北史》的記載，是把江陵百官及士民十餘萬虜入關中，但未記殺戮。《梁書》及《南史》，則記載驅入關中者數萬口，同時把小弱者皆殺之。《周書》紀傳雖未載殺戮，但作者令狐德棻卻在《周書》，卷2，〈文帝紀下〉的「史臣曰」載：「閩城拏戮」（頁38）；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5，〈梁紀二十一·元帝承聖二年十二月條〉綜合考異後載：「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頁5123）。關於被俘為奴婢的人口數，牟發松認為應以十餘萬左右較可信，而被放免者應為二百餘家士族。參見牟發松，〈梁陳之際南人北遷及其影響〉，頁152-156。

¹¹⁹ 山崎宏，〈北朝末期の附庸國後梁に就いて〉，《史潮》，11：1（東京，1941.5），頁61-90。

¹²⁰ 西魏大軍在十一月初五至江陵外城，十四日開始圍城，到二十九日城破，次日梁元帝出降，圍城才半個月左右，並沒有太激烈的抗戰，因此戰死者並不多。參見牟發松，〈梁陳之際南人北遷及其影響〉，頁153。戰死者之中較著名的是領軍將軍胡僧佑。參見唐·姚思廉，《梁書》，卷46，〈胡僧佑傳〉，頁639-640。至於逃亡者，如周弘正、徐儉、沈眾、陸繕，見本文下節所述。

¹²¹ 被後梁蕭詧留用的士人，知名者如沈重與張綰。沈重被蕭詧任命為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參見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45，〈儒林·沈重傳〉，頁809；江陵之變時，張綰任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唐·姚思廉，《梁書》，卷3，〈張緬傳附弟張綰傳〉載：「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頁504）。不過這有可能是史書的諱筆，據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48，〈蕭詧傳〉載：「張綰以舊齒處顯位」（頁866）。張綰為梁室姻親（其子娶簡文帝之女），他未入關中很可能是岳陽王蕭詧有意留用之故。

¹²² 本表曾參照姜婧與武明慧之碩士論文所附之表，不過該兩文之表格頗多疏漏與錯誤，本表再加增補與戡正。姜婧，〈梁末至陳南人北遷研究〉（上海：上海師範

江陵淪陷後，除了被屠殺的小弱者之外，幾乎全城官員與百姓都被俘入關中。不過，由於史料的殘闕，搜尋史籍被俘入關中的士族僅見「表 8」所列的 34 例。¹²³儘管如此，也不妨略做分析。

「表 8」所列共 34 例，其中有 27 例可歸類為僑姓士族，包括由長江下游建康地區西上的士人，以及長江中游荊州地區的荊州士人。前者如蕭梁宗室蕭峻（生卒年不詳）、蕭吉（?-614）、蕭大封（約 531-?）、蕭大圓（生卒年不詳）、蕭永（生卒年不詳）、蕭該（約 535-約 610），以及琅琊王褒、王克、顏之儀、顏之推、陳郡謝貞、殷不害、河內司馬暉（?-570 年代）、司馬延義（生卒年不詳）、滎陽毛喜（516-587）、東海鮑宏（生卒年不詳）、河東裴政（521-582）、柳裘（生卒年不詳）、平原明克讓（522-595）等；後者如南陽宗懌（502-565）、庾信、庾季才（516-603）、樂運（540-?）、沛國劉穀（生卒年不詳）、劉祥（生卒年不詳）、太原王頒（548?-599?）、王頰（551-604）等。以上的現象與梁元帝的仕歷及江陵政權的特色有密切的關係。

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13），頁 86-88；武明慧，〈梁末入北貳臣及其文學創作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9），頁 12-14。

¹²³ 2004 年河北臨漳出土袁月璣墓誌，袁月璣是本文前述僑姓高門陳郡陽夏袁君正之妹，其女嫁給梁元帝蕭繹底下大將王琳，江陵之變時袁月璣母女在江陵，亦被俘入關中，後來（556）王琳遣使西魏求其妻子，袁月璣母女才返回王琳處。558 年王琳擁立蕭莊於郢州，成為南方最強大的勢力之一，560 年王琳兵敗投附北齊，袁月璣母女亦隨從入鄴城。諸如袁月璣母女在江陵之變中被俘入關中，多不見於史籍。參見馬志強，〈《袁月璣墓誌》鈎沉〉，《文物世界》，2006：1（太原，2006.1），頁 51-54；邵磊，〈略論北齊袁月璣墓誌〉，《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4（南京，2007.7），頁 35-38；常戎，〈袁月璣墓誌與梁陳之際史事鈎沉〉，《文史》，2008：2（北京，2008.5），頁 67-76。

表 8 江陵之變中淪沒西魏的士族表

官職	籍貫	姓名	境遇	出處
散騎常侍	南陽新野	庾信	出使西魏被扣。	周 41.734
汝南王	南蘭陵	蕭大封	江陵被圍，充使請和，未幾元帝降。	周 42.757
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南蘭陵	蕭大圓	江陵被圍，隨兄蕭大封充使請和，未幾元帝降。	周 42.757
尚書郎、駙馬都尉	河東解縣	柳裘	任使求和於西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	隋 38.1138
給事黃門侍郎	河東聞喜	裴政	西魏軍來攻，間道報聞，被捕。	隋 66.1548
歷陽侯	南蘭陵	蕭峻	西魏軍攻江陵，出降。	通鑑 165.5120
中書郎	陳郡長平	殷不害	江陵沒，入關。	北 83.2792
尚書左僕射	琅琊臨沂	王褒	江陵沒，入關。	周 41.730
	琅琊臨沂	王克	江陵沒，入關。	北 83.2792
國子祭酒	沛國	劉穀	江陵沒，入關。	梁 41.584
吏部尚書	南陽涅陽	宗慄	世居江陵。江陵平入關。	周 42.760
尚書左丞	吳興武康	沈炯	江陵陷，入西魏後又被釋。	陳 19.254
中書郎領太史	南陽新野	庾季才	先世家於江陵。江陵陷，入關。	隋 78.1764
	陳郡陽夏	謝貞	江陵陷，沒入關。	陳 32.427
	太原祁縣	王頒	荊城陷覆，沒于西魏。	梁 45.636
(未起家)	太原祁縣	王頔	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	隋 76.1732
太子庶子	河內溫縣	司馬暕	江陵陷，隨例入關。	陳 33.429
(未起家)	河內溫縣	司馬延義	江陵陷，隨父司馬暕入關。	陳 33.430
	琅琊臨沂	顏之儀	江陵平，隨例遷長安。	周 40.720
散騎侍郎	琅琊臨沂	顏之推	江陵陷，入西魏，再奔北齊。	北齊 45.617
中書侍郎	平原鬲縣	明克讓	梁滅，歸於長安。	隋 58.1415
(未起家)	南陽滎陽	樂運	江陵陷，隨例遷長安。	周 40.721
通直散騎侍郎	東海郟縣	鮑宏	江陵既平，歸於西魏。	隋 66.1547
	南蘭陵	蕭吉	江陵既平，歸於西魏。	隋 78.1774
豫章太守	南蘭陵	蕭永	江陵陷，為西魏所虜入關。	通鑑 165.5101
湘東王誦書左右	西城	何妥	梁荊州陷，入長安。	隋 75.1709
攸侯	南蘭陵	蕭詒	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	隋 75.1715
	西城	何稠	梁荊州陷，與叔父何妥同至長安。	隋 68.1596
尚書功論侍郎	滎陽陽武	毛喜	陳霸先遣往江陵，江陵陷後入關中。	陳 29.388
領直	吳興長城	陳頊	陳霸先遣往江陵，江陵陷後入關中。	陳 29.388
員外散騎常侍	吳興長城	陳昌	陳霸先遣往江陵，江陵陷後入關中。	陳 14.207
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兼中書舍人	吳興武康	姚僧垣	侯景平，元帝徵赴荊州，西魏軍剋荊州，猶待元帝左右。隨例入關。	周 47.841
	吳興武康	姚最	十九歲，隨父姚僧垣入關。	北 90.2980
宜豐侯記室參軍	沛國沛縣	劉祥	江陵平，隨例入西魏。	周 42.765

資料來源：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唐·令狐德棻等，《周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李百藥，《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李延壽，《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唐·魏徵等，《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

梁元帝蕭繹在普通七年（526）到大同五年（539），出為使持節、都督荊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再出任使持節、都督荊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到承聖元年（552）即帝位於江陵，前後在荊州已達二十年之久，早已與荊州地區的士人建立密切的關係。石井仁指出，許多荊州士人已成為蕭繹的隨府「家臣」集團，梁元帝建立江陵政權時，這些荊州士人隨府「家臣」集團，即轉換成為政權的權力核心。¹²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荊州士人的主要人物，如南陽宗氏、劉氏、樂氏，多不是江陵本地人，而是從南陽遷來的，他們彼此關係密切，長期間互為婚姻。¹²⁵陳寅恪早已指出，永嘉之亂後南陽及新野的上層士人多移居長江上游都會江陵南郡近旁一帶，「至江左政權之後期，漸次著稱。及梁元帝遷都江陵，為此集團最盛時代」。¹²⁶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臺城淪陷之後，蕭繹受密詔「承制」，表示有立行臺置百官的官僚人事權，成為皇帝權的代行者，其軍府等同臨時政府，他利用這一職權吸收流寓的皇族、外戚、名流貴族，甚至小軍閥集團，以此實力制壓周邊的州鎮，討平侯景。¹²⁷因此臺城淪陷後，從京城建康四散的士人，大多西奔江陵投靠蕭繹。侯景被平之後，被迫降於侯景的士人，也大多由蕭繹所接收，西遷江陵。因此梁元帝稱帝時，這批由建康西遷到江陵的士人，也成為江陵政權的另一重要的支柱。

《梁書·王規傳附子王褒傳》載：「初，有沛國劉穀、南陽宗懔與（王）褒俱為中興佐命，同參帷幄。」¹²⁸沛國劉穀、南陽宗懔先世遷到江陵，乃當時荊州士人的領袖人物。《梁書·劉穀

¹²⁴ 石井仁，〈梁の元帝集團と荊州政權——「隨府府佐」再論〉，頁9。

¹²⁵ 牟發松，〈漢唐間的荊州宗氏〉，收入氏著，《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社會與國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280；胡寶國，〈「西人」與「東人」——讀南史劉劭記〉，頁17。

¹²⁶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頁1460-1462。

¹²⁷ 石井仁，〈梁の元帝集團と荊州政權——「隨府府佐」再論〉，頁2。

¹²⁸ 唐·姚思廉，《梁書》，卷41，〈王規傳附子王褒傳〉，頁584。

傳》載：「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劉）穀（生卒年不詳）焉，穀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¹²⁹《梁書·宗懔傳》載宗懔長期為蕭繹的隨府家臣，蕭繹即位後「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¹³⁰至於琅琊王褒，乃當時建康士人西遷的代表性人物。《周書·王褒傳》載：「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乎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¹³¹由上可見，元帝的江陵政權乃由荊州士人與建康士人為兩大支柱。

承聖二年（553），元帝命朝士議是否遷都回建康時，領軍將軍胡僧佑（491-553）、¹³²太府卿黃羅漢（生卒年不詳）、¹³³吏部尚書宗懔、御史中丞劉穀等主張留江陵，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等則主張還建康。《資治通鑑》載：「時群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眾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¹³⁴雖然主張遷都回建康的東人佔多數，¹³⁵但最後元帝還是留都江陵。《周書·王褒傳》載：「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

¹²⁹ 唐·姚思廉，《梁書》，卷41，〈劉穀傳〉，頁584。

¹³⁰ 唐·姚思廉，《梁書》，卷41，〈宗懔傳〉，頁584。

¹³¹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41，〈王褒傳〉，頁730。

¹³² 胡僧佑南陽冠軍人，梁武帝時從北魏來降，後來任蕭繹的鎮西錄事參軍，成為蕭繹的隨府府佐，一直被重用。在江陵之變中英勇抗敵，中流矢而卒。參見唐·姚思廉，《梁書》，卷46，〈胡僧佑傳〉，頁639-640。

¹³³ 黃羅漢荊州人，元帝承制後歷任中書舍人、廷尉卿，元帝即位後任太府卿。參見唐·李延壽，《南史》，卷58，〈裴邃傳〉，頁1441；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41，〈王褒傳〉，頁730。

¹³⁴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65，〈梁紀二十一·元帝承聖二年八月條〉，頁5104。

¹³⁵ 雖然主張遷都建康者未必全數是東人，如西人中的朱買臣也主張遷都建康，但整體上主張遷都建康者絕大多數應是東人。

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荊郢」。¹³⁶由上可見，元帝的江陵政權，表面上是以王褒等「東人」居最高官，但實質上是以劉歆、宗懌等「西人」隨府家臣集團為權力核心。

「東人」與「西人」是相對的概念，「東人」之中最主要的是由建康西遷的僑姓士族，但其中也有少數的吳姓士族。「表8」有5例是吳姓士族（沈炯、姚僧垣姚最（生卒年不詳）父子、陳頊（530-582，568-582在位）陳昌（生卒年不詳）叔侄，都是吳興人）；「表8」中另有2例是出自西域粟特族的何妥（生卒年不詳）、何稠（生卒年不詳）叔侄，他們已久居蜀地並士族化了，¹³⁷本在武陵王蕭紀轄下，蕭紀敗後，赴江陵，而在江陵之變後被俘入關中。

綜而言之，從「表8」34例中，有27例是僑姓士族，只有5例是吳姓士族，當時被俘的僑、吳士族比例有如此懸殊，正顯示江陵政權的統治集團絕大多數仍是僑姓士族。這也證實周一良所言，南朝之宋、齊、梁皆為北方之僑人政權，排南人於政治勢力之外，至陳朝吳人勢力才取僑人而代之。¹³⁸那麼，何以至陳朝吳人勢力能取僑人而代之？除了陳朝的建國集團是以陳霸先為首的吳人集團這一因素之外，¹³⁹顯然與僑姓士族在侯景之亂、江陵之

¹³⁶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41，〈王褒傳〉，頁730。關於建康之殘破，除侯景軍之破壞外，唐·李延壽，《南史》，卷80，〈侯景傳〉載王僧辯軍入建康時，「都下戶口百遺一二」，聞荊州軍到，「老小相扶競出」，沒想到王僧辯卻縱兵蹂掠，「王師之酷，甚於侯景」（頁2014）。關於梁元帝定都江陵之議，參見孫繼民，〈試析梁元帝時期的遷都之議〉，收於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東京：玄文社，1989），頁216-225；趙立新，〈試論梁末江陵政權之外交與定都的關係〉，《史苑》，56（臺北，1996.1），頁19-32。

¹³⁷ 何妥父何細胡是西域粟特人，事梁武陵王蕭紀，經商致富。何妥字栖鳳，已是漢式名字，八歲入國子學，國子學是五品官員以上的子弟就讀的學校，後來隋文帝命他以國子博士定鐘律，晚年以國子祭酒卒官，其事跡載於唐·魏徵等撰，《隋書·儒林傳》，可說是徹底士族化的西域人。參見後藤勝，〈ソグド系帰化人何氏について：西域帰化人研究その2〉，《聖徳学園岐阜教育大学紀要》，14（岐阜，1987.9），頁1-20。

¹³⁸ 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頁30-93。

¹³⁹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第三章，〈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頁73-117。

變中遭受到滅頂式的打擊有密切的關係。侯景攻滅臺城，正如顏之推指出的，僑姓士族在都城建康者，「覆滅略盡」。倖存的僑姓士族四處奔散，除了隨領土喪失而沒入北齊與西魏者之外，其餘絕大部分都逃往江陵投靠梁元帝了。不料隨之而來的江陵之變，倖存的僑姓士族幾乎是被西魏一鍋端，俘往關中。經此浩劫而能殘餘的僑姓士族已相當有限，因此陳政權建立之後，僑姓士族已無法再如往昔般獨佔統治地位，而由吳人勢力取而代之。為更清楚呈現此一脈絡，下節再分析陳朝初年所任用的僑姓士族。

五、陳朝初年任用的僑姓士族

出身吳興的陳霸先赴嶺南參與鎮壓土著而建立軍功，隨後率領其嶺南軍團北上討伐侯景而後鎮守京口。江陵之變梁元帝被殺之後，鎮守建康的王僧辯，與鎮守京口的陳霸先，在建康擁立梁元帝子蕭方智為帝（敬帝）（543-558，555-557在位）。不久，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最後受禪建立陳朝。陳政權雖以吳人為核心，但也任用了一些僑姓士人。

陳霸先最早任用的僑姓士人，是趙知禮（519-565），天水隴西人，其父梁末任候官令。侯景之亂後廣州刺史元景仲（?-549）勾結侯景，陳霸先討伐元景仲之前，引用趙知禮為記室參軍，「由是恆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¹⁴⁰趙知禮因其父在福建任官而未遭侯景殘害，可視為倖存在外的僑姓士人。

陳霸先鎮守京口期間，又任用一批僑姓士人，包括滎陽毛喜、濟陽蔡景歷、陳郡謝哲（509-567）、蘭陵蕭濟、濟陽江德藻（509-565）等人，都是僑姓高門。毛喜陪陳霸先侄兒陳頊（陳宣帝）赴江陵，江陵之變後被俘入關中，後來回國助陳頊掌權；蔡景歷侯景之亂時客遊京口避難，陳霸先用為征北府中記室參軍，成為重要的文職幕僚；謝哲侯景之亂時，寓居廣陵避難，陳霸先用為南徐州刺史長史；蕭濟參與平定侯景，陳霸先用為征北府長史；江德藻為開國元老江革之子，任南兗州治中，陳霸先任司

¹⁴⁰ 唐·姚思廉，《陳書》，卷16，〈趙知禮傳〉，頁223。

空、征北將軍，引為府諮議。以上僑姓高門人物，可說是侯景之亂後四散的倖存者，他們在侯景被平之後，從民間復出，投靠鎮守京口的大將陳霸先，而被陳霸先引為征北將軍府、南徐州府、司空府的高層文職幕僚。¹⁴¹

陳霸先襲殺王僧辯之後，接收了王僧辯舊屬幕僚或部將及其下屬，其中不乏僑姓高門，如河內司馬申（?-586）、高陽許亨、南郡宗元饒（518-581）、沛國劉師知（?-567）、京兆韋載（生卒年不詳）等人。王僧辯本為梁元帝最早的隨府僚佐與得力大將，¹⁴²是率領荊州軍討平侯景的主帥。侯景平後，梁元帝都江陵，令王僧辯鎮守建康。因此王僧辯的舊屬幕僚或領兵部將，可說是未受侯景摧殘，也未受江陵之變打擊的荊州勢力。另外，東海徐陵（生卒年不詳）出使東魏，侯景亂起被迫留於東魏，江陵之變後隨貞陽侯蕭淵明返江南，受王僧辯重用，後來又為陳霸先所用。¹⁴³

江陵之變後仍有一些倖存的僑姓士人為陳霸先所用。史載江陵之變「闔城長幼，被虜入關」，¹⁴⁴但仍有部分曾西上江陵的士人倖免於難，原因何在？原來他們有些是外出任職而不在江陵，有些則是逃出江陵的漏網之魚。當西魏寇江陵時，王勸監湘州；¹⁴⁵王通被任為兼起部尚書，還建康，「專掌繕造」；¹⁴⁶王沖（493-568）出任丹陽尹；¹⁴⁷王沖子王瑒，「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¹⁴⁸以上琅琊王氏人物因被派到外地任職，而能在江陵之變中倖免於難，後來就在建康效命於敬帝，而又為陳霸先所用。另外，琅琊王質、王固兄弟，也都曾西奔江陵，但江陵之變時王質出任吳州刺史，

¹⁴¹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第三章，〈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頁85-88。上述人物在《陳書》都有傳，在此不一一註明。

¹⁴² 石井仁，〈梁の元帝集團と荊州政權——「隨府府佐」再論〉，頁3。

¹⁴³ 唐·姚思廉，《陳書》，卷26，〈徐陵傳〉，頁325-332。

¹⁴⁴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48，〈蕭詧傳〉，頁860。

¹⁴⁵ 唐·姚思廉，《陳書》，卷17，〈王勸傳〉，頁238。

¹⁴⁶ 唐·姚思廉，《陳書》，卷17，〈王通傳〉，頁237。

¹⁴⁷ 唐·姚思廉，《陳書》，卷17，〈王沖傳〉，頁237。

¹⁴⁸ 唐·姚思廉，《陳書》，卷23，〈王瑒傳〉，頁301。

領鄱陽內史，¹⁴⁹王固出任尋陽太守，¹⁵⁰因此也都倖免於難，他們兄弟後來逃到東陽的信安嶺，直到陳朝初年才還朝。琅琊王氏是僑姓第一高門，當時的代表性人物王克、王褒都被俘入關中，所倖有王通、王冲等人殘存而未絕，¹⁵¹陳霸先特意尊寵他們，後來王通、王瑒就成為陳霸先禪代的授璽者。¹⁵²至於江陵之變的漏網之魚，如左民尚書加散騎常侍周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建康）」；¹⁵³尚書金部郎中徐儉，「江陵陷，復還於京師」；¹⁵⁴這些人物都是在亂局中逃出，到建康，而後又被陳霸先所用。

最後，有些動亂之中蟄居民間的士人，在局勢逐漸平靜之後復出而被陳政權所用。其中僑姓士人如袁樞、袁憲兄弟，在其父吳郡太守袁君正死後，留在吳郡服喪，長期蟄居民間，敬帝承制時才被徵用而後又仕於陳。¹⁵⁵流寓嶺南的濟陽江總，直到陳文帝天嘉四年（563），才被徵入朝。¹⁵⁶

綜而言之，經過侯景之亂與江陵之變的摧殘，陳朝初年所任用的僑姓士族，乃是受衝擊之後的殘餘倖存者。陳霸先從嶺南崛起，沿灕江北上討伐侯景，這些是遭受侯景之亂破壞較小的地區，陳霸先結合這些地區的人力物力以創建政權，其權力核心集團多來自赴嶺南征討的吳人寒門武將，以及返鄉里觀望的吳姓士人。僑姓士人經大亂摧殘，陳霸先只能引用其倖存者，包括流散在各地的士人、王僧辯舊屬幕僚，以及江陵之變時在外任官者及遁逃者等等。其中又以陳霸先早年在嶺南及京口吸收的僑姓士人

¹⁴⁹ 唐·姚思廉，《陳書》，卷18，〈王質傳〉，頁248。

¹⁵⁰ 唐·姚思廉，《陳書》，卷21，〈王固傳〉，頁282。

¹⁵¹ 岡崎文夫認為南朝第一家琅琊王氏遭侯景之亂而一族全亡，參見岡崎文夫，《魏晉南北朝通史》（東京：弘文堂書房，1932），頁318。事實上琅琊王氏家族繁大，還是有王通、王冲等倖存者。

¹⁵² 蘇紹興，〈論「江左世族無功臣」〉，收入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頁19-32。

¹⁵³ 唐·姚思廉，《陳書》，卷24，〈周弘正傳〉，頁309。

¹⁵⁴ 唐·姚思廉，《陳書》，卷26，〈徐陵附子徐儉傳〉，頁335。

¹⁵⁵ 唐·姚思廉，《陳書》，卷17，〈袁樞傳〉，頁240；唐·姚思廉，《陳書》，卷24，〈袁憲傳〉，頁312。

¹⁵⁶ 唐·姚思廉，《陳書》，卷27，〈江總傳〉，頁345。

較被重用，至於陳霸先掌權之後再來歸附的僑姓士人，已難於進入權力核心。

六、結論

西晉永嘉之亂，中原士族南渡江左，建立東晉政權，歷南朝宋、齊、梁，僑姓士族把持政權二百多年，到梁末侯景之亂，僑姓士族遭受嚴厲的打擊而衰落了，繼起的陳政權以吳人寒門武將為核心，誠為一大變局。歷來討論僑姓士族的衰落，多著墨於當時士族內在積弱不振的因素，鮮少具體詳實地考察其過程，本文希望能對此做具體詳實地補白。

侯景自壽陽舉兵，利用梁國內部的矛盾，急速攻向京師建康。數十年安逸無事的建康士民，驚惶失措，紛紛避入臺城。臺城被圍四個多月，城內因疾疫而大量死亡，城破之日，十萬士民生還者只剩二、三千人。建康周圍因「道路斷絕」，陷入糧食不足的絕境而餓死遍野，「存者百無一二」。三吳地區也因饑荒而傷亡慘重，江南遭受空前的打擊。親歷這場戰火的顏之推，指出當時首都建康的僑姓士族「覆滅略盡」。就現存蒐集到的史料觀之，僑姓士族的傷亡遠比吳姓士族慘重。倖存的僑吳士族依其個別的情境而四散各地，一般而言，吳姓士族多東逃三吳鄉里避難，聚居於建康的僑姓士族，長久依官俸為生，此時不得不西逃荊州江陵，投靠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還有少部分向北投降東魏北齊，或避難京口，也有向南逃到嶺南者。另一方面，北方的強敵北齊趁機掠奪淮南江北之地，西魏則掠奪漢東巴蜀之地，隨著廣大領土的喪失，不計其數的士族也隨著淪沒。因此當梁元帝討平侯景在江陵即位之後，可以說倖存的僑姓士族大多集中到江陵政權之下。

不料隨之而來的江陵之變，西魏大軍攻陷江陵，俘虜江陵十餘萬士民入關中，弱小者盡殺之。聚集在江陵的僑姓士族再遭滅頂之災，包括從建康西上的士人，以及荊州本地的士人，幾乎被一鍋端，盡被俘入關中。至此僑姓士族已所剩無幾了，隨後建立

的陳朝，只能任用殘餘的倖存士族。陳霸先從嶺南崛起，沿灝江北上討伐侯景，這些是遭受侯景之亂破壞較小的地區，陳霸先憑其人力物力以創建政權，但其核心集團則多來自赴嶺南征討的吳人寒門武將，以及返鄉里觀望的吳姓士人。僑姓士人經大亂摧殘，陳霸先只能引用其倖存者，包括流散在各地的士人、王僧辯舊屬幕僚，以及江陵之變時在外任官者及遁逃者等等。

陳政權以吳人武將為核心，拉攏殘餘僑吳高門為象徵性的號召，勉強撐起門閥社會的傳統，等到隋文帝（541-604，581-604在位）滅陳，僑姓士族就徹底瓦解了。然而，南朝僑姓士族之沒落，不必等到隋文帝滅陳，而是在更早之前的侯景之亂與江陵之變。不過，江陵之變後被俘入西魏的僑姓士族，尚有餘暉在關中發光發熱，對後來的北朝政局乃至隋唐文化，還有一些影響，此點留待另文再論。

（責任編輯：林煒恩 校對：劉冠宏）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北齊·魏收，《魏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南朝梁·沈約，《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唐·李百藥，《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唐·李延壽，《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唐·李延壽，《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唐·杜佑撰，《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唐·魏徵等，《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宋·歐陽修撰，《新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萬斯同，〈梁將相大臣年表〉，歷代史表原刊本，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

二、近人專書

- 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 朱智武，《東晉南朝墓誌研究（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
- 李華，《歸葬：三至六世紀士族個體安頓與家國想像》，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3。
- 李萬生，《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委員會，1987。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中譯本見徐谷芑、李濟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7。

吉川忠夫，《侯景の乱始末記：南朝貴族社会の命運》，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岡崎文夫，《魏晉南北朝通史》，東京：弘文堂書房，1932。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舉前史》，京都：同朋舍，1956。

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貴族制》，東京：研文出版，1982。

三、近人論文

王去非，〈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綜考〉，《考古》，1990：10，北京，1990.10，頁947-949。

王仲羣，〈侯景亂梁前後的南朝政治局勢〉，《文史哲》，1955：11，濟南，1955.11，頁50-63。

毛漢光，〈中古家族之變動〉，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51-68。

毛漢光，〈隋唐政權中的蘭陵蕭氏〉，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405-424。

左華明，〈梁元帝江陵焚書史事探微〉，《武陵學刊》，2019：2，常德，2019.3，頁75-81。

安然（Annette Kieser），〈魂返故土還是寄托異鄉——從墓葬和墓志看東晉的流徙士族〉，《東南文化》，2002：9，南京，2002.9，頁45-49。

朱華，〈東晉南朝陳郡高門袁氏研究〉，《襄樊學院學報》，2003：6，襄樊，2003.11，頁83-90。

牟發松，〈梁陳之際南人北遷及其影響〉，收入殷憲主編，《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149-164。

- 牟發松，〈漢唐間的荊州宗氏〉，收入氏著，《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社會與國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263-282。
- 李天石、周映芝，〈略論侯景之亂中梁人的向背及奴婢的作用〉，《江海學刊》，1999：2，南京，1999.4，頁118-122
- 李天石，〈試論侯景反梁隊伍的擴大與梁朝奴婢〉，收於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58-67。
- 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昆明，1938.1，頁449-504，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30-93。
- 武明慧，〈梁末入北貳臣及其文學創作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9。
- 呂春盛，〈「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與南朝政治的特質——以中書舍人為中心之考察〉，《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4，臺北，2010.12，頁1-36。
- 呂春盛，〈梁武帝的功臣集團與梁初的權力結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6，臺北，2011.12，頁77-110。
- 邵磊，〈略論北齊袁月璣墓誌〉，《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4，南京，2007.7，頁35-38。
- 孟繁冶、李福蓮，〈漢唐時期陽翟褚氏源流考論〉，《北朝研究》，1996：1，大同，1996.月份，頁3-11。
- 姜婧，〈梁末至陳南人北遷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13。
- 胡寶國，〈「西人」與「東人」——讀南史笥記〉，《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33，上海，2016.7，頁16-23。
- 胡寶國，〈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31，上海，2015.7，頁79-81。該文後收入氏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228-250。
- 胡寶國，〈從會稽到建康——江左士人與皇權〉，《文史》，2013：2，北京，2013.5，頁97-110，後收入氏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201-227。
- 胡寶國，〈釋「少孤貧」〉，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田

- 餘慶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288-292。後收入氏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298-307。
- 馬志強，〈《袁月璣墓誌》鉤沉〉，《文物世界》，2006：1，太原，2006.1，頁51-54。
- 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頁93-131。
- 夏建新、夏露，〈論侯景之亂〉，《河北學刊》，1988：3，石家莊，1988.6，頁69-74。
- 耿朔，〈最後歸宿還是暫時居所？——南京地區東晉中期墓葬觀察〉，《南方文物》，2010：4，南昌，2010.12，頁80-87。
- 高敏，〈論侯景之亂對南朝後期社會歷史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6：3，北京，1996.8，頁89-98，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99-321。
- 孫繼民，〈試析梁元帝時期的遷都之議〉，收於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東京：玄文社，1989，頁216-225。
- 陳勇，〈漢唐之間袁氏的政治沉浮與籍貫更迭——譜牒與中古史研究的一個例證〉，《文史哲》，2007：4，濟南，2007.7，頁63-71。
- 常戎，〈袁月璣墓誌與梁陳之際史事鉤沉〉，《文史》，2008：2，北京，2008.5，頁67-76。
- 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李莊，1943，頁1-25，後收入氏著，《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531-566。
-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入氏著，《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補篇，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1445-1465。
- 許輝，〈「侯景之亂」論析〉，《南京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9：2。南京，1999.5，頁1-9。
- 張憲華，〈東晉南朝時期廬江何氏研究〉，《安徽史學》，1993：4，合肥：1993.8，頁30-34。
- 張學鋒，〈南京象山東晉王氏家族墓志研究〉，收於牟發松主編，《社會

- 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319-336。
- 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臺北，1952.12，頁131-150，後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93-115。
- 楊俊峰，〈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 趙立新，〈試論梁末江陵政權之外交與定都的關係〉，《史苑》，56，臺北，1996.1，頁19-32。
- 蒙永樂，〈試論侯景之亂〉，《文山師專學報》，1999：1，文山，1999.3，頁23-29。
- 鄧奕琦〈試論侯景之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6，北京，1989.12，頁92-101。
- 鄭顯文，〈侯景之亂新探〉，《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93：1，四平，1993.4，頁55-58。
- 蘇紹興，〈侯景亂梁與南朝士族衰落的關係〉，《大陸雜誌》，55：2，臺北，1977.8，頁34-41。後收入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33-48。
- 蘇紹興，〈敘論—中古士族概說〉，收入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1-15。
- 蘇紹興，〈論「江左世族無功臣」〉，收入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19-32。
- 山崎宏，〈北朝末期の附庸國後梁に就いて〉，《史潮》，11：1，東京，1941.5，頁61-90。
- 石井仁，〈梁の元帝集團と荊州政權——「隨府府佐」再論〉，《集刊東洋學》，56，仙台，1986.11，頁1-19。
- 竹田龍兒，〈侯景の亂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29：3，東京，1956.12，頁34-59。
- 後藤勝，〈ソグド系歸化人何氏について：西域歸化人研究 その2〉，《聖徳学園岐阜教育大学紀要》，14，岐阜，1987.9，頁1-20。

- 越智重明，〈東晉南朝の地縁性〉，《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3，福岡，1984.10，頁 1-27，後收入氏著，《魏晉南朝の人と社会》，東京：研文出版，1985，第二章，〈范寧と地縁性〉，頁69-118。
- 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最下級官僚層について〉，《史学雑誌》，74：7，東京，1965.7，頁1-37。

The Decline of the Noble Chiao People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 Examination Centered on the Hou Jing Disturbance

Leu, Chuen-shan*

Abstract

The Yongjia Disorder (yongjia zhi luan, 永嘉之亂) during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led to the migration of the Noble Families (Shizu, 士族)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Jiangzuo region, located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mong these families, the Chiao clan established the Eastern Jin regime (318) and maintained influence for over 200 years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of Song, Qi, and Liang. However, by the end of the Liang dynasty, during the Hou Jing disturbance (548), the Chiao clan suffered severe setbacks and entered a period of decline. The subsequent Chen regime, dominated by military leaders of humble origins from Wu, marked a significant change.

Scholarly discussions on the Chiao family's decline have typically focused on internal factors weakening the Noble Families or have provided broad descriptions of their downfall following this period of upheaval. However, little detailed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specific impacts on the Chiao family. Despite the fragmentary nature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is crucial episode in the Chiao family's decline by examining the damage they suffered during the Hou Jing disturbance, drawing on scatter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recent academic research.

In summary, from Hou Jing's uprising to the fall of Taicheng, the Chiao family, concentrated in the capital Jiankang, was "almost completely destroyed." A small portion perished in battle, but most died from diseas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famine. Among the survivors, aside from those who “submitted to the rebel” Hou Jing, the majority fled west to seek refuge with Xiao Yi, Prince of Xiangdong, who was stationed in Jingzhou. The noble Wu people fled east to their hometown in the Sanwu area to wait and see. After Hou Jing was defeated, many surviving members of the Chiao and Wu clans were summoned to Jiangling. Unexpectedly, during the subsequent Incident of Jiangling, almost all the Noble Families in Jiangling were captured and taken to the Guanzhong area,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captives being from the Chiao family. Additionally, during the entire upheaval, vast areas including Jiangbei, to the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Handong, to the east of the Han River, and Bashu fell to the Eastern Wei, Northern Qi, Western Wei, and Northern Zhou, with many Noble Families falling under foreign domination. Ultimately, the remnants of the Chiao family, having survived multiple calamities, entered service in the Chen dynasty. However, as the Chen regime was centered around military leaders of humble origins of the Wu Peopl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ao family was greatly diminished, and they gradually faded from the historical stage.

Keywords: Noble Chiao, Southern Dynasties, Hou Jing Disturbance, Jiangling Incident, Noble Wu People

